DS
735
A2Y86
1771a
v. 26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402/62
ASIAN COLLECTION

諸王即通經術而專典諸
州都督亦非善政晉宋前
鑒具在遂良未知從政云
云猶非探本之論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五十一

唐

太宗文武皇帝

丁酉 貞觀十一年。春正月。以吳王恪帝子。等爲諸州都督。諸王將之官。上賜書戒敕。且曰。吾欲遺汝珍玩。恐益驕奢。不如得此一言耳。恪督安州。數出畋獵。頗損居人。侍御史柳範彈奏。恪坐免官。後褚遂良言。皇子典州者多幼稚。未知從政。不若留京師。教以經術。俟其長而遣之。上以爲然。安州注見前。柳範解人。褚遂良字登善。亮之子。

制釋奠以孔子爲先聖。

舊制。釋奠于太學。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饗。至是房元齡等建議。以孔子爲先聖。顏回配饗。詔從之。

定律令。

房元齡等。先受詔定律令。凡定律五百條。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減大辟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削煩去蠹。變重爲輕者。不可勝紀。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餘條。刪武德以來敕格。定留七百條。至是頒行之。自張蘊古之死。法官以出罪爲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羣臣。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乃失入無辜。失出獲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陛下倘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上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劉德威。徐州彭城人。

二月。豫爲山陵終制。

上以漢世豫作山陵。免子孫倉卒勞費。又志在儉葬。恐子孫從俗奢靡。自爲終制。因山爲陵。容棺而已。

幸洛陽宮

上至顯仁宮。隋書地理志。壽安有顯仁宮。壽安故城在今河南府宜陽縣。官吏以闕儲偫被譴。魏徵諫曰。陛下以儲偫譴官吏。臣恐乘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爲賞罰。故海内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僦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至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于民。今悉爲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之徒。内爲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三月丙戌朔日食

詔行新禮。

房元齡魏徵所定凡百三十八篇。

以王珪爲魏王泰師。

上謂泰曰。汝事珪當如事我。泰見珪輒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笲行盥饋之禮。是後公主始行婦禮。笲音煩。竹器。以盛棗栗腶修。盥饋。沃手而進食于舅姑也。

夏六月。以荆王元景帝之弟。長孫無忌等爲諸州刺史。子孫世襲。

秋七月。穀洛溢。詔百官極言過失。

大雨。穀洛溢入洛陽宮。壞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餘人。

唐室之衰。由方鎮跋扈不馴。得自專世襲故耳。太宗令元景等世襲刺史。雖行之踰年。旋即停罷。然已有以開其端矣。

詔水所毀宮。少加修繕。纔令可居。廢明德宮。元圃院。以其材給遭水者。令百官上封事。極言過失。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爲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于人。本根不固故也。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營繕不休。器服華侈。陛下少居民間。知民疾苦。尚復如此。況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觀自古百姓愁怨。國未有不亡者。人主當修之于可修之時。不可悔之于既失之後。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于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彊斂以資敵寇也。夫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所親行也。豈今日而難之乎。欲爲長久之計。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又陛下寵遇諸王過厚。亦不可不深思也。魏武帝愛陳思王。及文帝卽位。遂遭囚禁。然則武帝愛之

適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惟在刺史縣令。今重內官而輕州縣，刺史多用武臣，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始由于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

魏徵上疏曰：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艱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以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晏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則可以無為而治矣。

又曰：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時；聞過必改，少虧于曩日；譴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在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致禍將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鑒形莫如止水，鑒敗莫如亡國。伏願取鑒于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今之無事，行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矣。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

又曰：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疏則情不上

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況內懷姦宄。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略矣。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曰。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韋。

冬十月。以武氏為才人。劉友益曰。書此謹亂始也。

故荊州都督武士彠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後宮。

戊戌　十二年。春正月。頒氏族志。

上命吏部尚書高士廉等。徧責天下譜諜。質諸史籍。考其真偽。分為九等。先是山東人士崔盧李鄭諸族。自矜鄉里。而妄稱名族。或兄弟齊列。而更以妻族相陵。上惡之。故命士廉等考定甲乙。士廉等以黃門侍郎崔民幹為第一。上曰。漢高祖與蕭曹樊灌。皆起布衣。至今推仰以為英賢。豈在世祿乎。高氏偏據山東。梁陳僻在江南雖有人物。蓋何足言。況其子孫衰替。而猶印然以門第自負。販鬻松檟。無復廉恥。不知世人何為貴之。今三品

嘗遂以九品衡人致士大夫矜其地望遂有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之譏自晉及隋相沿不變太宗爰漢初英賢立論足以鍼砭膏肓且姓譜既頒使天下知衰世舊門不敢與興朝勳閥相抗而天潢為氏族

弁冕亦猶周家之薛不先滕書法下以爲然失之吹求矣

以上。皆以德行。勳勞。文學。致位貴顯。彼衰世舊門。何足
慕哉。今欲釐正訛謬。捨名取實。而卿曹猶以民幹爲第
一。是輕我官爵而狥流俗之情也。乃　皇族爲首外戚次
更命刊定專以今朝品秩爲高下。
之。崔盧李鄭諸族又次之。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
十一家。頒于天下。

二月。帝發洛陽。觀砥柱。祠禹廟。遂至蒲州。
蒲州刺史趙元楷。飾樓觀。盛儲偫。上怒曰。此乃亡隋之
弊俗也。

贈隋堯君素爲蒲州刺史。君素守河東事具前。
詔曰。隋故鷹擊郎將堯君素。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
志。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

閏月。庚辰朔。日食。

帝還宮。

三月。宴五品以上于東宮。時以皇孫生。故宴于東宮。

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元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謬。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往年則遠矣。人心悅服。則不逮也。上曰。何也。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爲憂。故日新。今以既治爲安。故不逮。上曰。今日所爲。亦何以異于往年耶。對曰。陛下初年。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勉彊從之。而猶有難色也。上曰。其事可得聞歟。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爲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資。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夏五月。永興公虞世南卒。謚文懿。

世南外和柔而內忠直上嘗稱世南有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世南嘗獻聖德論上賜詔曰卿論朕太高朕何敢當然卿適覩其始未覩其終若朕能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

冬十一月置屯營飛騎

初置左右屯營飛騎于元武門以諸將軍領之又簡飛騎才力驍健善騎射者號百騎以從遊幸

十二月以馬周爲中書舍人

周有機辯岑文本常稱馬君論事援引事類揚搉古今舉要刪煩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

以霍王元軌帝之弟爲徐州刺史

元軌好讀書，恭謹自守，舉措不妄，與處士劉元平為布衣交。人問元平王所長，元平曰：無長。問者怪之，元平曰：人有所短，乃見所長；至于霍王，無所短，何以稱其長哉。

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立。

初，西突厥咥利失可汗前咄陸可汗之弟。先是，統葉護諸父莫賀咄殺統葉護而自立，為屈利俟毗可汗，國人不附，立統葉護之子咥力特勒，為乙毗鉢羅肆葉護可汗。已而俟毗為莫賀設之子泥孰所殺，肆葉護為國人所攻，走死。泥孰立，為咄陸可汗。咄陸死，弟同娥設立，為沙鉢羅咥利失可汗。分其國為十部，每部酋長，各賜一箭，謂之十箭。又分左右廂。左廂號五咄陸，置五大啜；右廂號五弩失畢，置五大俟斤。通謂之十姓。至是，咥利失失衆心，為其臣統吐屯所逐，走焉耆，尋復得其故地。西部遂立欲谷設為乙毗咄

陸可汗。先是統吐屯將立欲谷設為可汗，會統吐屯為人所殺，欲谷設兵亦敗，不果立。已而西部竟立之。中分其地，以伊列水亦日伊麗水，即今伊犁河，在伊犁地。為界。水以西屬乙毗咄陸，以東屬咥利失。已而咥利失之臣俟利發與乙毗咄陸通謀為亂，咥利失窮蹙而死，其弟子沙鉢羅葉護可汗立，謂之南庭，乙毗咄陸為北庭。

己亥　十三年春正月，加房元齡太子少師。

元齡為太子少師。太子欲拜之，元齡不敢謁見而歸。時人美其有讓。先是中書侍郎岑文本以穀洛水溢上書，畧言：開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崇其基也。上深嘉之。及是，上問侍臣創業與守成孰難。元齡曰：草昧之初，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艱難，失之于安逸，守成難矣。上曰：元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于富貴，禍亂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元齡等拜曰：陛下之言及此，四

岑文本論創業守成難易，當時率無軒輊，向嘗著論正之，茲不復綴。

海之福也。

永寧公王珪卒。諡曰懿。

珪性寛裕自奉養甚薄。于令三品以上當立家廟。珪祭于寢。爲法司所劾。上不問。命有司爲之立廟以愧之。

二月。以尉遲敬德爲鄜州都督。元魏置。今隸陝西。

上嘗謂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也。對曰。臣從陛下征伐四方。身經百戰。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瘢痍。上流涕而撫之。又上嘗謂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謝曰。臣妻雖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願也。乃止。

詔內職有闕。選良家有才行者充。

敬德初降時唐室創業未就猶豫觀望或未可知而敬德不動屈突通等進言而太宗不疑豈有海宇混一大業已定以身經百戰之人而忽萌反側之念者使太宗果懷疑忌雖撫視瘢痍又安能遽爾冰釋是蓋傳聞異辭至謂辭謝尚

主則是借宋弘以傅會其事不待辨而知其妄矣

尚書奏近世掖庭之選或微賤之族禮訓蔑聞或刑戮之家憂怨所積請自今後宮及東宮內職有闕皆選良家有才行者以禮聘其沒官口賤人不得補用上從之

詔停襲封刺史

上旣詔宗室功臣襲封刺史于志寧以爲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馬周亦言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倘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殃國家受敗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楚莊王事詳具前）正欲留之也則欒黶之惡已彰（晉士鞅語亦見前）與其毒害于見存之百姓寧使割恩于已亡之一臣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適所以傷之也會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乃詔停

之。

夏。五月。旱。詔五品以上言事。

魏徵上疏言。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有十。謹用條陳禆萬分一。初清淨寡欲。化及荒外。今萬里遣使。訪求怪珍。一漸也。初護民如子。不輕營爲。今寖奢肆。輕用民力。二漸也。初役已以利物。今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于口。而樂身之事實切于心。三漸也。初親君子。遠小人。今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四漸也。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物。無時而息。五漸也。初求士如渴。今由心好惡。讒佞得行。守道疏間。六漸也。初高居深拱。無用獵畢弋之好。今晨出夕返。馳騁爲樂。七漸也。初遇下有禮。羣情上達。今詰責細過。忠款不申。八漸也。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今長傲縱欲。無事興兵。九漸也。初頻年霜旱。撫寧戶口。死不攜貳。今傜役勞弊。百姓之心。恐不能如前帖泰。十漸也。疏奏。上深獎嘆。報云。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仍錄付史官。

秋。七月。立李思摩頡利族人。為突厥可汗。

先是。突厥結社率突利之弟。作亂伏誅。結社率入朝。爲中郎將。久不進秩。會上幸九成宮。結社率陰結種人。夜犯御營。折衝孫武開。帥衆擊斬之。於是言事者。多云突厥留河南不便。上乃賜懷化郡王阿史那思摩姓李氏。立以為泥孰俟利苾可汗。賜之鼓纛。使帥其種落還舊部。

突厥咸憚薛延陀。不肯出塞。上賜薛延陀璽書。諭令各守土疆。無或踰分。薛延陀奉詔。於是遣思摩帥所部。建牙于河北。命趙郡王孝恭等齎冊書立之。上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安得滋榮。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

八月。辛未朔。日食。

冬。十一月。以楊師道字景猷。隋觀王雄子。為中書令。劉洎為黃門侍郎。參知政事。劉友益曰。參知政事之名始此。

十二月以侯君集爲交河大總管將兵擊高昌。

初高昌王麴文泰多遏絕西域朝貢及拘留中國人。詔令入朝。又不至。與西突厥共擊破焉耆。焉耆訴之。上遣使問狀。文泰曰。鷹飛于天。雉伏于蒿。猫遊于堂。鼠噍于穴。各得其所。豈不能自生邪。上怒。欲發兵擊之。薛延陁可汗遣使請爲鄉導。上猶冀文泰悔過。復下璽書。以示禍福。徵之入朝。文泰竟稱疾不至。至是。乃遣君集及薛萬均將兵擊之。

太史令傅奕卒。

初上嘗謂奕曰。佛教元妙可師。卿何獨不悟其理。對曰。佛書乃中國邪僻之人竊取莊老元談飾以妖幻之語。

用欺愚俗無益于民有害于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上頗然之及是年八十五卒。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又集魏晉以來駁佛教者。爲高識傳。行于世。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有僧自西域來。能咒人使立死。復咒即生。上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咒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咒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輒碎。長安士女。輻輳如市。奕謂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如言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

庚子　十四年。春二月。詣國子監。

上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諸生帛有差。是時上大徵天下名儒爲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大經以上。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于是四方學

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皆經孔子手定義蘊深長若禮經多後儒補苴左氏

傳亦浮夸失實豈可與圖書典誥倒置抗衡唐時取士以篇帙繁簡第經之大小是專務口耳記誦為功無當于窮經實學也

高昌恃其阻遠猶襲匈奴失一羊走千羣之說唐兵奮勇深入即見犁庭可知事在人為故非地險之所

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頴達與諸儒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大經。唐取士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儀禮周禮為中經。易尚書公羊穀梁為小經。百濟國名。馬韓之屬。其先以百家濟故號焉。今為朝鮮國全羅道。新羅注見前。

三月。流鬼國杜佑曰在北海之北入貢。流鬼去京師萬五千里。重三譯而至。上以其使者佘孫偭曰視遮反。姓也。志為騎都尉。

夏五月。侯君集滅高昌。以其地為西州。唐西州交河郡治前庭。即漢車師前王庭也。注已見前。高昌王文泰聞唐兵起。謂其國人曰。唐去我七千里。而沙磧即瀚海也居二千里。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安

能限也且彼所謂熱風寒風之沙磧不過戈壁耳今則郵傳遥行且有靈泉之應可知如刀如燒之言仍出于畏怯者流紀載失實之口耳

能致大軍乎及聞唐兵臨磧石憂懼發疾卒子智盛立刻日將葬諸將請襲之侯君集曰天子以高昌無禮故使吾討之今襲人于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于是鼓行而進詰朝攻之及午而克智盛出降（高昌麴氏自嘉至智盛凡五世百三十四年而滅）君集分兵畧地下其二十二城戸八千四十六上欲以高昌為州縣魏徵諫曰文泰有罪故王誅加之今罪人已死其子又服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被于遐荒四夷皆悅服矣若以為州縣當復遣兵鎮守勞費不貲死亡相繼而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也上不從以其地為西州置安西都護府于是唐地東極于海西

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爲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其珍寶將士競爲竊盜爲有司所劾詔下君集等獄岑文本上疏曰命將出征苟能克敵雖貪可賞若其敗績雖廉可誅漢之李廣利隋之韓擒虎皆負罪譴卒受封賞今君集等雖自詿羅網願錄其微勞忘其大過則法雖屈而德彌顯矣上乃釋之

以劉仁軌字正則汴州尉氏人爲櫟陽丞

初陳倉折衝都尉魯寧坐事繫獄自恃高班慢罵陳倉尉劉仁軌仁軌杖殺之州司以聞上怒追至長安將面詰而斬之仁軌曰魯寧對臣百姓辱臣如此臣實忿而殺之辭色自若魏徵侍側曰隋末百姓彊而陵官吏多如魯寧之比隋以是亡上乃擢仁軌爲櫟陽丞上將幸同州校

獵。仁軌上言。大稔未穫。使農民供獵事。治道葺橋動費一二萬工。願少停旬日。則公私俱濟矣。上賜璽書嘉納。遷新安令。

冬。十一月。詔李淳風考定戊寅歷。

時戊寅歷以癸亥爲十一月朔。李淳風表稱古歷分日起于子半。今歲甲子朔冬至。而傅仁均減餘稍多。子初爲朔。遂差三刻。用乖天正。請更加考定。從之。

詔更定服制。

禮官奏請加高祖父母服齊衰五月。嫡子婦服期。嫂叔弟妻夫兄舅皆服小功。從之。

以太常卿韋挺爲封禪使。

先是羣臣再請封禪。上命秘書監顏師古議其禮。房元

齡裁定之。事在十一年。至是。百官復請。故有是命。明年四月。詔將有事于泰山。會星孛太微。褚遂良以東封爲言。乃罷。

辛丑 十五年。春正月。以文成公主。宗室女。嫁吐蕃。

先是吐蕃贊普棄宗弄讚。遣使奉表求婚。上未之許。弄讚遂帥衆二十萬進寇松州。唐置。今四川松潘衛是。上命侯君集擊敗之。弄讚懼。遣使謝罪。因復請婚。上許之。事在十六年。至是弄讚遣其大論吐蕃國相之稱。祿東贊。獻黃金珍寶爲聘。上嘉祿東贊善應對。欲以琅邪公主外孫段氏妻之。辭曰。臣國中有婦。父母所聘。不可棄也。且贊普未得謁公主。陪臣何敢先娶。上益賢之。然欲撫以厚恩。竟不從其志。乃命江夏王道宗。持節送文成公主于吐蕃。贊普大喜。慕中國衣服儀衛之美。爲公主別築城郭宮室而處之。其國人皆以赭塗面。公主惡之。贊普禁之。亦漸革其猜暴

之性。遣其子弟入國學受詩書。

夏。四月。命太常博士呂才（博州清平人）刊定陰陽雜書。

上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僞尤多。命太常博士呂才刊定上之。才皆爲之敘。質以經史。其敘宅經曰。近世巫覡。妄爲羽。以取諧韻。至于以柳爲宮。以趙爲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複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敘祿命曰。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敘葬曰。古者卜葬。蓋以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爲窮達夭壽。皆因卜葬所致。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于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于擗踊之際。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

泣。遂莞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于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爲甚。識者以爲確論。　五姓。陰陽家以五音配姓而定其方向。如趙姓角音宜坐丙向寅之類。三刑。如寅刑巳之類。六合。如子與丑合之類。

起復于志寧爲太子詹事。

詹事于志寧遭母喪。起復舊職。太子治宮室。妨農功。好鄭衛之樂。寵昵宦官。役使司馭。不使分番。私引突厥入宮。志寧上書切諫。太子大怒。遣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殺之。二人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苫塊。竟不忍殺。

冬。十一月。以李世勣爲兵部尚書。

并州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世勣于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爲長城。豈不壯哉。因有

是命。

薛延陁攻突厥。遣李世勣等將兵討破之。

薛延陁眞珠可汗。遣其子大度設。發諸部兵二十萬擊突厥。思摩不能禦。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遣使告急。詔遣李世勣等分道擊之。諸將辭行。上戒之曰。薛延陁負其彊盛。踰漠而南。行數千里。馬已疲瘦。見利不能速進。不利不能速退。吾已敕思摩燒薙秋草。彼糧糗日盡。野無所獲。卿等俟其將退。與思摩一時奮擊。破之必矣。十二月。世勣敗薛延陁于諸眞水。胡三省注在雲中古城西北。斬首三千餘級。捕虜五萬餘人。大度設脫身走。值大雪。人畜凍死者十八九。世勣還軍定襄。薛延陁既敗。遣使請婚。上謂侍臣曰。薛延陁屈彊漠北。今御之止有二策。非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房元齡曰。兵凶戰危。臣以爲和親便。先是契苾何力省母涼州。其故部劫之以降薛延陁。何力不屈。拔佩刀割左耳自誓。會有使者自

勗勸泰招士著書。蓋欲效天策開館之衆。而昧于漢淮南之炯鑒。遂良之諫亦僅僅節其月給而于門庭如市曾無所規正。豈習見瀛洲舊事。恝而不察歟。作法于涼。不能爲太宗諱矣

薛延陁來。言其狀。上卽命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使薛延陁。許以新興公主妻之。以求何力。何力由是得歸。遂上言薛延陁不可與婚。上曰。吾已許之。豈可食言。何力因請敕使親迎。彼必不敢來。則絕之有名。上乃詔幸靈州。與眞珠可汗會禮。眞珠大喜。益搜賦馬羊充聘。薛延陁本無庫廐。調斂諸部。不亟集。又度磧乏水草。畜且耗死過半。失期不至。乃責以聘禮不備。詔絕其婚。停幸靈州。契苾何力。鐵勒哥楞莫何可汗之孫。崔敦禮。字安上。咸陽人。新興公主。帝第十三女。後嫁長孫曦。

壬寅十六年。春正月。魏王泰上括地志。

泰好學。司馬蘇勗說泰。以古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修括地志。於是大開館舍。門庭如市。至是上之。月給踰于太子。褚遂良上疏曰。聖人制禮。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若當親者疎。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乘機而動矣。今魏王新出閤。宜示以禮。上從之。上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徵曰。此殿海陵昔嘗居之。陛下愛魏王。常欲使之安全。宜每抑其驕奢。不可處之嫌疑之地。上遽遣泰歸第。海陵。元吉追封

王號。

夏六月。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爲限制。

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爲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張元素上太子書曰。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苦藥利病。苦言利行。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太子惡之。令戶奴陰伺擊之。幾斃。

君人者制節謹度雖自用亦必有程無容過濫何況太子周官世子不會之說蓋即諸侯不計多寡之義而後世乃曲解附會以逞其欲傅曰教以義方勿納于邪厥後承乾不終豈非太宗貽謀不能慎始之咎邪

秋九月。以魏徵爲太子太師。

初魏徵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若有聞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比者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漸不可長。又言。陛下臨朝。常以至公爲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　徵宅無堂。上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屏風素褥

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謝。上手詔曰。處卿至此。蓋
爲黎元與國家。何事。過謝。會上問侍臣以國家急務。褚
遂良曰。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此爲最急。時太子承乾失
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故遂良對及之。上乃曰。
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傅太子。用絶天下之疑。
乃以徵爲太子太師。徵以疾辭。上曰。知公疾病。可卧護
之。徵乃受詔。上嘗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徵對曰。臣聞戰勝易。守勝難。陛下之言
及此。宗廟社稷之福也。上嘗問徵。比來朝臣殊不論
事。何也。對曰。陛下虛心采納。必有言者。凡臣狥國者寡
愛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房元齡高士廉遇少府
少監竇德素于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讓
元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元
齡等拜謝。魏徵進曰。元齡等爲陛下股肱耳目。于中外
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者是。則當助成之。非則當請
罷之。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上嘗

問侍臣。曰或君亂而臣治。或君治而臣亂。孰愈。魏徵對
曰君治則善惡明賞罰當臣安得而亂之。苟爲不治。縱
暴愎諫。雖有良臣。將安所施。上曰。齊文宣得楊遵彥。非
君亂而臣治乎。對曰彼纔能救亡耳。烏足爲治哉。 北
門南牙唐正牙在南。元武門在北。南門
公卿出入。北門宦官私人所出入也。

西突厥寇伊州安西都護郭孝恪擊敗之。

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既并沙鉢羅葉護之衆自恃彊
大。遣兵寇伊州。郭孝恪擊敗之。未幾乙毗咄陸爲其下
所逐。乙毗咄陸擊破米國。不分虜獲與其下。又斬其將
泥孰啜。泥孰啜部將胡祿屋襲擊之。乙毗咄陸走
保白水胡城 米國。胡三省注。一曰 于是所部詣闕請
彌末治末息德城北距康居百里。
更立可汗。上遣使立莫賀咄之子爲乙毗射匱可汗。乙
毗咄陸奔吐火羅 唐書西域傳。一曰土豁羅。居葱
嶺西。烏滸河之南。古大夏地。

冬十一月高麗泉蓋蘇文泉姓。蓋蘇文名。亦號蓋金。弒其王建武

高麗東部大人泉蓋蘇文凶暴多不法其王及大臣議誅之蓋蘇文知之勒兵盡殺諸大臣因馳入宮手弑其王立王弟子藏為王自為莫離支其官如中國吏部兼兵部尚書也于是號令遠近專制國事蓋蘇文狀貌雄偉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每出行前導長呼人皆奔迸不避坑谷亳州刺史裴思莊奏請伐高麗上曰高麗職貢不絕為賊臣所弑朕甚哀之但山東彫弊吾未忍言用兵耳已而遣使持節册命高藏為遼東郡王

廣州都督党仁弘馮翊人有罪徙欽州隋置今屬廣東廉州府

高祖之入關也党仁弘將兵有功其後歷官所至有聲迹至是為廣州都督坐贓當死上欲宥之召五品以上謂曰法者人君所受于天不可以私今朕私党仁弘而

坐贓法所不宥宗功而減死爲流準以周官八議未爲大失何至席藁南郊其事實非稱情太宗好名之念于此益彰

欲赦之。是自亂其法。上負于天。欲席藁于南郊三日。日一進蔬食以謝罪。羣臣以爲自貶太過。頓首固請。上乃降手詔曰。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亂法。二也。善善未賞惡惡未誅。三也。于是黜仁弘爲庶人。徙欽州。

詔議反逆緣坐律。

刑部以反逆緣坐律。兄弟沒官爲輕。請改從死。敕八座議之。議者皆以爲秦漢之法。反者夷族。宜如刑部之請。給事中崔仁師駁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奈何以亡秦酷法。變隆周中典。周禮秋官。刑平國。用中典。上從之。

癸卯　十七年。春正月。鄭公魏徵卒。諡文貞。

魏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

子叔玉。徵薨。命百官赴喪。給羽葆鼓吹。陪葬昭陵。其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葬以羽儀。非其志也。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上登苑西樓。望哭盡哀。自製碑文。并爲書石。謂侍臣曰。人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爲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歿。朕亡一鏡矣。

以張亮鄭州滎陽人。爲洛州都督。

侯君集自以有功而下吏。怨望有異志。會亮出爲洛州。君集謂曰。我平一國來。逢嗔如屋大。鬱鬱殊不聊生。公能反乎。與公反。亮密以聞。上曰。卿與君集。皆功臣。語時旁無他人。若下吏。君集必不服。卿且勿言。待君集如故。

圖功臣于凌煙閣。南部新書。閣在西內三清殿。畫功臣皆北面。

上命圖畫功臣長孫無忌趙公。趙郡王孝恭元王。杜如晦萊成公。魏徵鄭文貞公。房元齡梁公。高士廉申公。尉遲敬德鄂公。李靖衛公。蕭瑀宋公。段志元褒忠壯公。劉弘基夔公。屈突通蔣忠公。殷開山鄖節公。柴紹譙襄公。長孫順德邳襄公。張亮鄖公。侯君集陳公。張公謹郯襄公。程知節盧公。虞世南永興文懿公。劉政會渝襄公。唐儉莒公。李世勣英公。秦叔寶胡壯公。等于凌煙閣。胡三省注。書爵不書謚者。其人存。書爵書謚者。其人已卒。

齊州都督齊王祐帝之子。反伏誅。

祐性輕躁。昵近羣小。好畋獵。長史權萬紀驟諫。不聽。恐并獲罪。乃條祐過失。迫令表首。上以敕書戒之。祐大怒。曰。長史賣我以爲功。必殺之。萬紀拘持祐益急。不聽出

城門悉解縱鷹犬。劾其左右數十人。上遣使按之。詔祐入朝。祐殺萬紀。驅民入城。繕甲兵樓堞。詔發兵討之。兵未至。齊府兵曹杜行敏等。執祐送京師。賜死。上檢祐家文疏。得記室孫處約諫書。嗟賞之。累遷中書舍人。孫處約。本名道茂。汝州郟城人。

夏四月。太子承乾謀反。廢爲庶人。立晉王治帝第九子。即高宗。爲皇太子。貶魏王泰爲東萊郡王。

太子承乾少有躄疾。喜聲色畋獵。所爲奢靡。居宮中。與羣小相褻狎。效突厥語。及服飾飲食。謂左右曰。一朝有天下。當帥數萬騎獵于金城西。然後解髮委身思摩。若當一設。不居人後矣。漢王元昌高祖子。所爲多不法。上數譴責之。由是怨望。太子與之甚善。魏王泰多能有寵。潛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以求聲譽。太子畏其逼。陰養刺客紇干承基等

謀殺之。吏部尚書侯君集怨望。以太子暗劣。欲乘釁圖之。因勸之反。太子大然之。厚賂中郎將李安儼（頓丘人）使爲中詗。洋州刺史趙節（慈景之子。高祖女長廣公主所生）駙馬都尉杜荷（如晦之子。尚帝女城陽公主）漢王元昌皆預其謀。割臂爲誓。會齊王祐反。事連承基。繫獄當死。上變告太子謀反。敕大理中書門下參鞫之。反形已具。上面責承乾。承乾曰。臣爲太子。復何所求。但爲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遂教臣爲不軌耳。今若泰爲太子。所謂落其度內也。上乃謂侍臣曰。將何以處承乾。羣臣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護兒之子）進曰。陛下不失爲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詔廢承乾爲庶人。幽之。元昌賜自盡。君

集安儆節荷等皆伏誅庶子張元素等以不諫諍免爲庶人獨于志寧以數諫見褒承乾既獲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許立爲太子岑文本劉洎亦勸之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上謂侍臣曰昨青雀（泰小字）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爲陛下殺之傳位晉王朕甚憐之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言大失願審思勿誤安有陛下萬歲後魏王據天下肯殺其愛子傳位晉王者乎陛下前者以嫡庶之分不明致此紛紜今必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上流涕曰吾不能也因起入宮魏王泰恐上立晉王謂之曰汝與元昌善得無憂乎治憂形于色上怪屢問其故治以

狀告。上憮然。始悔立泰之言。因留長孫無忌。房元齡。李世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承乾。祐。泰。一弟元昌。所爲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于牀。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上乃使治拜無忌曰。汝舅許汝矣。即御太極殿。召羣臣謂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險。諸子誰可立者。衆皆讙呼曰。晉王仁孝。當爲嗣。上悅。詔立晉王治爲皇太子。時年十六。謂侍臣曰。我欲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爲後法。乃降泰爵東萊郡王。幽之北苑。府僚親狎者。皆遷嶺表。先是。侯君集被收。上謂侍臣曰。君集有功。欲乞其生。可乎。羣臣不可。上乃泣謂之曰。與公長訣矣。今而後。

承乾之廢。雖不盡由泰之搆讒。然其覬覦非一日。至云殺愛子以傳晉王。冀以要寵。則肺肝如揭矣。太宗以兩棄處之。可謂得當。

然承乾輩之鬩墻與建成元吉如出一轍幸未至元武門之甚耳天道好還吁可畏哉

惟見公遺像矣。遂斬之。而原其妻子。上嘗使李靖教君集兵法。君集言于上曰。靖將反矣。上問其故。對曰。靖獨教臣以其粗。而匿其精。以是知之。上以問靖。對曰。此乃君集欲反耳。今諸夏已定。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集固求盡臣之術。非反而何。江夏王道宗嘗從容言于上曰。君集自負微功。恥在房李之下。以臣觀之。必將爲亂。上不之信。至是。上乃謝道宗曰。果如卿言。

以太子太保蕭瑀詹事李世勣同中書門下三品。歐陽修曰。同三品之名始此。

詔以長孫無忌爲太子太師。房元齡爲太傅。蕭瑀爲太保。李世勣爲詹事。瑀。世勣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唐書百官志。唐以三省之長。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共議國政。其後以太宗嘗爲尚書令。臣下不敢居其職。遂以僕射爲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號爲宰相。後李世勣以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謂同侍中中書令也。至高宗以後爲宰相者。必加同中書門下三品。雖品高者亦然。又以李大亮于志寧馬周蘇勗高

EAST ASIAN LIBRARY

剪鬚和藥事屬不經卽云優卹功臣亦自有道何至毀髮膚以佐刀圭設他日復有類是者安得如許鬚髯療疾乎事出李勣本傳或由太宗欲倚勣爲顧託而設詞以結其心而其家之紀之誌狀史官不察摭拾成編白居易七德舞辭復從而豔稱之後世因據爲盛事其說無足深信卽有之亦非情理之正吾所不取

太宗英明能知人豈反不

季輔張行成褚遂良皆爲僚屬。世勣嘗得暴疾。方云鬚灰可療。上自剪鬚爲之和藥。又嘗從容謂曰。朕求羣臣可託幼孤者。無以踰公。公往不負李密。豈負朕哉。世勣流涕辭謝。齧指出血。黃門侍郎劉洎言。太子宜勤學問。親師友。今入侍宮闈動踰旬朔。師保以下。接對甚稀。上乃命洎與岑文本褚遂良馬周。更詣東宮。與太子遊處談論。上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而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于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上疑太子柔弱。密謂長孫無忌曰。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以爲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已之甥耶。無忌曰。太子仁厚眞守文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上乃止。　雉奴。太子小字。

六月。巳卯朔。日食。

詔太子知左右屯營兵馬事。

上謂羣臣曰。吾如治年時。頗不能循常度。治自幼寬厚。

能知己子既不審定于前乃欲屢易于後且此何事而與其臣謀之所謂一無足取卒致高宗立而有武則天之禍唐室幾至于亡無知者或以無忌為能安嫡而不知其實為唐室之罪魁甥舅之庇猶其過之小者爾

諺曰。生狼猶恐如羊。冀其稍壯。自不同耳。長孫無忌曰。陛下神武撥亂之才。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也。

秋七月貶杜正倫為交州都督

初。太子承乾失德。上密謂庶子杜正倫曰。吾兒果不可教。當來告我。正倫屢諫不聽。乃以上語告之。承乾表聞。上責正倫。正倫對曰。臣以此恐之。冀其遷善耳。及承乾敗。正倫左遷交州。

踣魏徵碑。

初。魏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有宰相才。至是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玉尚主。而

踣所撰碑。

房元齡上高祖今上實錄。

上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爲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黄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矣。已而上又謂監修國史房元齡曰。朕欲觀國史。以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聖德在躬。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或有飾非護短。史官不免刑誅。則莫不順旨全身。千載何所信乎。上不從。元齡乃與給事中

居室出言應違決于千里之外鳴鶴聲聞理固不爽太宗亟亟欲觀起居注其于易幾固未津逮即遂良秘不與觀又何如劉洎一言之中撩要乎世愈降而風愈薄不虞之譽者有之求全之毁者有之人君亦惟以實心行實政可耳安能曉曉日與天下之人辨論是非哉

許敬宗等刪爲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元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爲。亦類是矣。史官何諱焉。卽命直書其事。

九月。新羅乞兵代高麗。遣使諭之。

新羅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遣使齎璽書諭之。蓋蘇文不奉詔。使還。上曰。蓋蘇文弒君。不可以不討。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中原清晏。四夷讋服。陛下之威望大矣。乃欲渡海遠征小夷。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也。李世勣曰。間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追。用魏徵之言。遂失機會。不然薛延陀無遺類矣。上曰。然此誠徵之誤。朕尋悔之而不欲言。恐塞嘉言之路耳。于是遂欲自征高

麗。遂良復諫曰。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
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一二
猛將將四五萬衆。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幼穉。諸
王。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
君。輕行遠舉。皆臣之所甚憂
也。羣臣亦多諫者。上皆不聽。
徙故太子承乾于黔州。順陽王泰（泰由東萊徙封順陽）于均州。（注俱見前）
甲辰　十八年。秋。七月。以劉洎為侍中。岑文本為中書令。
文本既拜。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文本曰。非勳非舊。濫
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語賀客曰。今受弔。不受賀
也。上嘗謂侍臣曰。朕欲自聞其失。諸公宜直言無隱。劉
洎曰。頃有上書不稱旨者。陛下皆面加窮詰。恐非所以
廣言路。馬周曰。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上
皆納之。上文學辯敏。羣臣言事者。引古今以折之。多不
能對。劉洎上書諫曰。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

而對至尊虛襟以納其說猶恐未敢對颺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而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損心多語損氣願爲社稷自愛上飛白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志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飛白書體也蔡邕見鴻門匠人施堊箒遂創造焉白通作帛

九月以褚遂良爲黃門侍郎參預朝政

上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爲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上曰然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爲之終不爲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

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爲朕明言之無忌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已過公等乃曲相諛悅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

謝。上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敏于決斷。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辨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于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持論恒據經遠。自當不負于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但意尚然諾。私于朋友。馬周見事敏速。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于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冬十月辛丑朔。日食。

帝如洛陽。命房元齡留守。十一月。以張亮李世勣為行軍大總管。詔親征高麗。

先是蓋蘇文貢白金。褚遂良曰。此郜鼎之類。不可受也。上從之。而責其使者。悉以屬大理。及是。上至洛陽。前宜州刺史鄭元璹已致仕。上以其嘗從隋煬帝伐高麗。召問之。對曰。遼東道遠。糧運艱阻。東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

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聽之乃以張亮爲平壤大總管帥兵自萊州泛海趣平壤以李世勣爲遼東大總管帥步騎趣遼東

手詔諭天下以高麗蓋蘇文弒主虐民今問其罪以順討逆以治乘亂何憂不克布告元元勿爲疑懼

十二月武陽公李大亮卒諡曰懿

大亮忠儉恭謹房元齡每稱其有王陵周勃之節及是副房元齡守京師卒初大亮爲李密所獲其帥張弼見而釋之及大亮貴求弼弼爲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諸塗而識之持弼而泣以家貲遺弼弼不受言于上乞悉以其官爵授之上爲之擢弼爲中郎將時人皆賢大亮不負恩而多弼之不伐也大亮卒遺表請罷高麗之師家餘米五斛布三十匹親戚早孤爲大亮所養喪之如父者十有五人

故太子承乾卒

突厥徙居河南。可汗李思摩入朝。

思摩自渡河之後。薛延陁數攻之。雖有衆十萬。不能撫御。其衆悉南渡河。處于勝夏二州之間。思摩遂輕騎入朝。願留宿衛。上以爲右武衛將軍。

乙巳 十九年。春正月。帝發洛陽。

上自將諸軍發洛陽。詔謚殷太師比干曰忠烈。命所司封其墓。春秋祠以少牢。給五戸灑掃。至鄴。上自爲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

三月。至定州。詔皇太子監國

詔太子監國。留居定州。命太傅高士廉詹事張行成庶

子高季輔。及侍中劉洎。中書令馬周。同掌機務以輔之。

將行。太子悲泣數日。上曰。爲國之要。在于進賢退不肖。

賞善罰惡。至公無私。汝當努力行此。悲泣何爲。于是遂

發定州。長孫無忌。岑文本。楊師道從。上親佩弓矢。手結雨衣于鞍後。

夏四月。岑文本卒。諡曰憲。以許敬宗檢校中書侍郎。

上悉以軍中資糧器械簿書委岑文本。文本夙夜勤力。

精神耗竭。遇暴疾卒。上召許敬宗代之。

五月。帝渡遼。拔遼東城。注見前。六月。攻白巖城。在今遼陽州東北。降

之。進攻安市。本漢縣。故城在今奉天府蓋平縣東北。敗其援兵于城下。

先是。李世勣潛師濟遼水。攻蓋牟城。本漢西蓋馬縣。後入高句麗。今爲蓋平縣。屬奉天府。拔之。以其地爲蓋州。已而張亮以舟師渡海。襲卑沙城。

注見前。城潰。世勣遂圍遼東城。高麗步騎四萬來救。江夏王道宗。將四千騎逆擊。敗
之。車駕次遼澤。泥淖二百餘里。布土作橋以渡。既渡。撤
之以堅士心。進至遼東城下。上見士卒負土塡塹。即分
其尤重者。自於馬上持之。從官爭負土致城下。時世勣
攻城已十二日。上引精兵會之。圍其城數百重。縱火登
城。高麗力戰不能敵。遂克之。以其城為遼州。六月。降白巖城。李思
摩中弩矢。上親吮血。將士聞之。莫不感動。契苾何力擊
高麗救兵。挺身陷陳。槊中其腰。尚輦奉御薛萬備單騎
往救。拔何力于萬衆之中而還。何力氣益憤。束瘡而戰。
遂破高麗兵。白巖城既降而中悔。上怒其反覆。攻之。約
以虜口畀諸將。頃之。復乞降。上將受之。李世勣曰。士奮
而先食虜獲也。今城垂拔。柰何許降。以孤戰士之心。上
下馬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人。而虜其妻孥。朕所
不忍。將軍麾下有功者。朕以庫物賞之。庶因將軍贖此
一城。世勣乃退。上高麗有左
受其降。以為巖州。進攻安市。高麗北部耨薩右前後內

五部。褥薩。官名。比都督。延壽惠真。二人名。高氏宗族。帥兵十五萬救之。上謂侍臣曰。延壽若引兵直前。連城爲壘。據險食粟。掠吾牛馬。坐困吾軍。上策也。拔衆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必成擒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內芟羣雄。外服戎狄。獨立爲帝。此命世之才。今舉海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爲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不從。對盧。高麗官。大對盧。比一品。延壽引軍直進。上命阿史那社爾。突厥處羅可汗次子。將千騎誘之。兵始交而僞走。高麗相謂曰。易與耳。競進乘之。至安市城東南。依山而陳。上以數百騎。乘高觀望形勢。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于西嶺。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千。自山北出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爲奇兵。挾鼓角。偃旗幟。登北山。敕諸軍聞鼓角齊出奮擊。延壽等見世勣布陳。勒兵欲戰。

上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並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陳已亂龍門人薛仁貴（名禮以字行安都六世孫）著白衣大呼陷陳所向無敵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延壽惠真帥衆請降舉國大駭上乃更名所幸山曰駐蹕山（即首山在遼陽州西南）刻石紀功驛書報太子及高士廉等曰朕爲將如此何如。

秋九月薛延陁真珠可汗死子多彌可汗拔灼立。

上之伐高麗也薛延陁遣使入貢且請發兵助軍上不許及高麗敗于駐蹕山莫離支使說真珠啗以厚利真珠懾不敢動及是卒初真珠請分國立其庶長子曳莽嫡子拔灼皆爲可汗詔從之至是拔灼殺其兄曳莽而

自立自爲多彌可汗。

帝攻安市城不下。詔班師。

上攻安市城。中望見旌麾。輒乘陴而譟。上怒。李世勣請克城之日。男子盡誅。城中聞之。益堅守。攻久不下。江夏王道宗督衆築土山。攻東南。城中增陴以拒。李世勣攻其西。衝車所壞。城中隨立木柵以塞其缺。士卒分番交戰。晝夜不息。凡六旬。用功五十萬。上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敕班師。耀兵于安市城下而旋。城主登城拜辭。上嘉其固守。賜縑百匹。以厲事君。還師渡遼。暴風雪。士卒沾濕多死者。

冬十月。遣使祀魏徵。復立所踣碑。

凡征高麗。戰士死者幾三千人。戰馬死者什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朕有是行也。命

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

帝還至營州。注見前。祭戰亡士卒。贖諸軍所虜高麗民。

上至營州。詔集戰亡士卒骸骨。祭以太牢。上自作文臨哭。從臣皆流涕。聞太子奉迎將至。乃從飛騎。馳入臨榆關。注見前。道逢太子。初上發定州。指所御褐袍。謂太子曰。俟見汝。乃易此袍耳。在遼左。雖盛暑流汗。弗之易。至是。太子進新衣。乃易之。諸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千口。安集幽州。將以賞軍。上愍其父子夫婦離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錢帛贖爲民。歡呼之聲。三日不息。

十二月。殺侍中劉洎。

初上將東行。謂侍中劉洎曰。我今遠征。爾輔太子。安危所寄。宜深識我意。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罪者。臣謹卽行誅。上以其妄發。怪之。及上還不豫。洎色悲懼。謂同列曰。疾勢如此。聖躬可憂。或譖于上曰。洎言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定矣。上以爲然。詔賜自盡。

以馬周攝吏部尚書。

周以四時選爲勞。復請十一月選。至三月畢。從之。

丙午 二十年春。正月。遣大理卿孫伏伽等。巡察四方。

遣大理卿孫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條胡三省注。漢六條也。用巡察四方。伏伽等多所貶黜。其人詣闕稱寃者。前後相屬。

上令褚遂良類狀以聞。上親臨決。以能進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流以下除免者數百千人。

帝還京師。

初。上攻安市城。江夏王道宗。請以偏師徑趨平壤。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吾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根本。則數十萬衆。可不戰而降矣。上不聽。及還。上謂李靖曰。吾以天下之衆。困于小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上顧問道宗。具陳前語。上悵然曰。當時怱怱。吾不憶也。

三月。詔皇太子聽政。

上疾未全平。欲專保養。詔太子間日聽政于東宮。既罷。則入侍藥膳。不離左右。褚遂良請遣太子旬日一還東

宮與師傅講論從之。

殺刑部尚書張亮。

人告亮有反謀上命按之亮不服命百官議其獄皆言亮反當誅獨將作少監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不當死上不聽斬之。後歲餘刑部侍郎缺上曰朕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議張亮獄朕雖不從至今悔之遂以爲刑部侍郎

閏月癸巳朔日食。

夏五月高麗遣使謝罪却之。

高麗王藏及莫離支蓋金即蓋蘇文遣使謝罪并獻二美女上以師還之後金益驕恣表辭詭誕待使者倨慢屢違詔攻新羅詔勿受其朝貢復議討之。

秋八月帝如靈州遣李世勣擊薛延陀降之敕勒諸部遣使請吏

薛延陀多彌可汗猜褊好殺廢棄父時貴臣專用已所親昵國人不附回紇諸部擊之大敗上詔江夏王道宗等將兵分道並進國中驚擾多彌出走回紇殺之盡據其地餘衆西走猶七萬餘口共立眞珠兄子咄摩支遣使奉表請居鬱督軍山之北詔遣使安集之敕勒九姓酋長聞咄摩支來皆懼朝議亦恐其爲磧北之患乃遣李世勣圖之上自詣靈州招撫世勣至鬱督軍山咄摩支降道宗兵旣度磧薛延陀拒戰道宗擊破之遣使招諭敕勒諸部其酋長皆喜請入朝駕至浮陽胡三省注當作涇陽

渾陽。注見前。回紇等十一姓各遣使歸命。乞置官司。上大喜。遣使納之。詔曰。朕卿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宏廟略。已滅延陁。鐵勒百餘萬戶。請爲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上爲詩曰。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勒石于靈州。明年。回紇諸部。皆來朝請吏。詔以爲六府一州。各以其酋長爲都督刺史。諸酋長請以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許之。于是北荒悉平。然回紇吐迷度已私自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故事。

冬十月。貶蕭瑀爲商州刺史。

瑀性狷介。與同僚多不合。嘗言房元齡等朋黨不忠。但未反耳。上不聽。瑀內不自得。因自請出家。既而悔之。上以瑀反覆。不平。詔曰。朕于佛教。非意所遵。梁武簡文。窮

心釋氏。社稷爲墟。報施之徵。何其謬也。瑀踐覆車之餘
軌。襲亡國之遺風。自請出家。尋復違異。豈具瞻之量乎。
貶商州刺史。後瑀卒。太常議謚曰德。尚書議謚曰肅。上曰。謚者行之迹。當得其實。可謚貞褊。子銳
嗣。

十二月。帝生日。罷宴樂。

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翻
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
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見家語。詩云。哀哀父母。生我
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爲歡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
皆悲。

幸房元齡第。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元齡嘗以微譴歸第。褚遂良諫曰。元齡翼贊聖功。冒死決策。選賢立政。勤力爲多。自非罪在不赦。不可遐棄。若以其衰老。亦當退之以禮。上然之。因幸芙蓉園。在咸寧縣南。雍錄。園本古曲江地。隋文帝惡其名曲。改曰芙蓉。元齡敕子弟汎掃門庭。曰乘輿且至。有頃。上幸其第。因載元齡還宮。

丁未 二十一年。春正月。詔以來年仲春有事于泰山。已而以河北水災。遂罷。

以牛進達李世勣爲行軍大總管。伐高麗。

上將復伐高麗。朝議以爲高麗依山爲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駕親征。國人不得耕種。大半乏食。今若遣偏師。更迭擾其疆埸。使彼疲于奔命。釋耒入堡。數年之間。千

里蕭條。則人心自離。鴨綠以北。可不戰而取矣。上從之。

遣牛進達李世勣水陸並進以討之。是年五月。世勣破南蘇城。七月。進達拔石城。乃皆還。明年正月。復遣薛萬徹從海道入。萬徹渡鴨綠水。斬其渠帥而還。南蘇。漢高句驪地。有南蘇木城。因此名。今為寧海縣。屬奉天府。石城在今蓋平縣東北石城山上。

夏。四月。以李素立為燕然都護。置燕然都護府。其後更名瀚海。又曰安北。遷徙不常。最後移治天德軍。在今吳喇忒旗西北黃河北岸。以李素立為之統瀚海等六府。回紇及多覽葛等。皐蘭等七州。渾及斛薛等。素立撫以恩信。夷落懷之。共率馬牛為獻。素立惟受其酒一杯。餘悉還之。上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及古人。而成功過之。何也。羣臣稱頌功德。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已者。朕見人之善。若已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置諸懷。退不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肖則欲推諸壑朕見賢者則進之不肖者則憐之人主多惡正直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部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

五月帝如翠微宮。

先是上得風疾苦京師盛暑命修終南山太和廢宮高祖建為翠微宮至是幸之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上愛其文命于通事舍人裏供奉初昌齡與王公治皆有文名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黜之上問其故師旦曰二人文體輕薄終非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上善其言

骨利幹注見前遣使入貢。

骨利幹于鐵勒諸部為最遠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煮羊胛適熟日已復出矣。

今西域安集延拔達克山諸部去中國皆萬有餘里嘗遣人測量晷度雖北至極長時亦止出寅入戌較

內地所差不過分刻間至其西皆回部迤延以訖于海不通中國亦不知其幾萬里然日自沒于海中亦非日入處也蓋日本無出入周天而行譬之居數仞墻下者朝向東望謂日出于墻其東設有百丈之山將謂日出于山是豈有一定哉寰海載地故人視之以爲日出日入皆由于海海尚非實而況于地乎骨利幹爲鐵勒別部鐵勒距長安不及萬里骨利幹縱遠當不至倍徙安有自昏及旦纔熟一羊胛之理且瀚海在北而其使謂近日出處揆之暘谷經途亦風

立皇子明爲曹王。

曹王明母楊氏。巢剌王之妃也。有寵于上。文德皇后之崩也。欲立爲皇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乃止。尋以明繼元吉後。

冬。十一月。突厥車鼻可汗遣使入貢。

車鼻。本突厥同族。頡利之敗。諸部欲立之。時薛延陁方彊。車鼻不敢當。帥衆歸之。薛延陁以車鼻貴種。有勇畧。恐其爲後患。欲殺之。車鼻逃去。建牙金山之北。自稱可汗。突厥餘衆稍歸之。及薛延陁敗。車鼻勢益張。遣子入見。又請入朝。遣使徵之。車鼻不至。

戊申　二十二年。春。正月。作帝範以賜太子。

馬牛不相及蓋是時未有親履其地者惟據伻來夸誕之詞筆之史册耳事不徵實無足傳信

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夫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中書令馬周卒。

上親爲調藥。使太子臨問。周疾甚。取奏草悉焚之。遂卒。

結骨即黠戛斯。古堅昆國也。地當伊吾之西。焉耆北。白山之旁。漢郅支單于都此。後得其地者。訛爲結骨。亦曰紇扢斯。最後謂之黠戛斯。俟利發入朝。

結骨人皆長大。赤髮綠睛。自古未通中國。至是。其俟利發其君失鉢屈阿棧其君之名來朝。請除一官。詔以爲堅昆都督。是時。四夷君長爭入獻見。每元正朝賀。常數百千

人。上曰。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盡爲編戶乎

帝如玉華宮。在今鄜州宜君縣。

上嘗玉華宮。務爲儉約。惟寢殿覆瓦。餘皆茅茨。然所費已巨億計。充容九嬪之一。徐惠孝德之女。上疏。其畧曰。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以有盡之農功。塡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又曰。作法于儉猶恐其奢。作法于奢。何以制後。上善其言。甚禮重之。

三月。故隋后蕭氏卒。

詔復其位號。諡曰愍。使三品護葬江都。

夏五月。遣右衛長史王元策使天竺。唐書西域傳。天竺國或曰摩伽陀。或曰婆羅門。去京師九千六百里。居葱嶺南。分東西南北中五天竺。南天竺瀕海。北天竺距雪山。東天竺際海。與扶南林邑

寢殿覆瓦餘皆茅茨而所費已巨億計則所費奚于何處邪不論理之有無值務辭之奇警比比是矣

接。西天竺與罽賓波斯接。中天竺在四天竺之會。都城曰茶鎛和羅城。因襲擊之執其王以歸。

初。中天竺兵最彊。四天竺皆臣之。王元策奉使至其國。會其王卒。其臣阿羅那順自立。發兵攻元策。元策脫身宵遁。抵吐蕃西境。徵鄰國兵。吐蕃泥婆國。即泥婆羅國在吐蕃之西樂陵川。皆遣兵赴之。元策帥之進至中天竺。連戰三日。大破之。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餘所。俘阿羅那順以歸。

殺華州刺史李君羨。

太白屢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以武衛將軍李君羨小字五娘。而官稱封邑皆有武字。君羨武安人。封武連縣公。出爲

太宗與淳風問對事揆之于理不應有蓋術數家假託以神奇其說耳藉令淳風果有前知既據秘記以告且云已在宮中太宗之英明何難按籍而求爲子孫除害而竟爲淳風王者不死之言所沮乎卽君羨伏誅亦因其謀爲不軌小字官邑之疑與太宗平日所爲不類或其家造爲不根之談以掩飾惡蹟遂爾過甚其詞耳

華州刺史御史復奏君羨謀不軌。上遂誅之。上嘗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歷數。其人已在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司徒梁公房元齡卒。諡文昭。

元齡留守京師。疾篤。上徵赴玉華宮。肩輿入殿。相對流涕。因留宮下。候問不絕。元齡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無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諫。畧言。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止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之肝

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他日能爲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恥。外爲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凌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上覽表曰。病臣旦夕入地。倘蒙錄此哀鳴。死且不朽。勢如此。尚能憂我國家。乃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遂卒。

秋八月。己酉朔日食。

冬十月。帝還宮。

雅眉邛州。雅州隋置。今爲府。屬四川。眉州唐置。邛州梁置。二州今俱隸四川。獠反。

初。上以高麗困弊。議以明年發三十萬衆。一舉滅之。或以劍南隋末無寇。屬者遼東之役。又不預徵發。百姓富庶。宜使造舟。上從之。遣使發民造船。役及山獠。于是三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州獠反發隴右峽中兵二萬餘人以擊之蜀人苦造船之役州縣督迫嚴急民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穀價踊貴劍外騷然

十二月阿史那社爾等擊龜茲執其王布失畢

龜茲王訶黎布失畢寖失臣禮侵漁鄰國上怒詔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郭孝恪等將兵擊之社爾引兵自焉耆之西趣龜茲北境分兵爲五道出其不意焉耆王奔龜茲社爾遣兵擊斬之進屯磧口龜茲王布失畢及相那利戰敗走保都城社爾進軍逼之拔其城使郭孝恪守之布失畢走保撥換城龜茲城名社爾追擒之那利收合餘燼潛引西突厥之衆襲殺孝恪驍衛將軍曹繼叔等

太宗之待臣下未嘗不任權術厥後監下家事一言致貽宗社之禍究之權術有何益乎

擊那利獲之。社爾破其大城五。遣使諭降七百餘城、立王弟葉護爲王。西域震駭。社爾勒石紀功而還。

己酉二十三年。春三月。帝有疾。詔太子聽政。

夏四月。帝如翠微宮。

五月。以李世勣爲疊州（後周置。隋廢。唐復置。故城在今洮州衛邊外）都督。

上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我今黜之。若其卽行。俟我死。汝用爲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乃左遷世勣爲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衛公李靖卒。（諡曰景武。）

靖病甚。上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今疾若此

邢卒。贈司徒。

帝崩。長孫無忌。褚遂良受遺詔輔太子。還宮發喪。罷遼東兵。

上苦痢增劇。太子晝夜不離側。或累日不食。髮有變白者。上召長孫無忌。褚遂良入臥內。謂之曰。太子仁孝。善輔導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又謂遂良曰。無忌盡忠于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讒人間之。仍令遂良草遺詔。有頃。上崩。秘不發喪。無忌等請太子先還。飛騎勁兵及舊將皆從。大行御馬輿。繼至。發喪。宣遺詔。罷遼東之役。及諸土木之功。四夷入仕及朝貢者數百人。聞喪皆慟哭。剪髮。務面。割耳。流血灑地。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六月太子即位是爲高宗

太子初即位召朝集使謂曰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閤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長孫無忌褚遂良同心輔政故永徽之治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

以長孫無忌爲太尉李勣時太宗二名俱諱故稱李勣爲開府儀同三司並同三品

秋八月地震

晉州尤甚壓殺五千餘人

葬昭陵在西安府醴泉縣東北

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請殉葬上遣人諭以先旨不許

蠻夷君長爲先帝所擒服者頡利等十四人皆琢石爲象列于北司馬門內。

范氏祖禹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其材畧優于漢高而規模不及也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迹其本性彊悍勇不顧親而能畏義好賢屈已從諫刻厲矯揉力于爲善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

九月以李勣爲左僕射。胡三省曰行先帝之治命也。

冬十二月詔濮王泰泰于貞觀二十一年徙封濮王開府置僚屬。

高宗皇帝

庚戌永徽元年春正月立妃王氏并州祁人思政之孫爲皇后。

秋九月右驍衛郎將高侃擊突厥車鼻可汗擒之。

初太宗以車鼻可汗不入朝遣高侃發兵討之至是侃至阿息山車鼻發諸部兵皆不應遂以數百騎走侃追

獲之送京師。獻于廟社及昭陵而赦之。置狼山都督于鬱督軍山。統其餘衆。于是突厥諸部盡爲內臣。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宋白曰。振武軍。舊爲單于都護府。即漢定襄郡之盛樂也。瀚海都護。後移于回紇本部。盛樂注見前。十都督二十二州。分統之。

冬十月。以褚遂良爲同州刺史。

監察御史韋思謙。名仁約。以字行。鄭州陽武人。劾奏遂良抑買人地。左遷同州刺史。

辛亥二年。秋七月。西突厥賀魯達頭可汗從曾孫。叛。自立爲沙鉢羅可汗。寇庭州。貞觀中置。漢車師後王庭也。元和志。州東至西州五百里。詔武候大將軍梁建方等討之。考唐書西突厥傳不言賀魯殺射匱。通鑑亦但言擊破射匱。綱目于是條綱書賀魯殺射匱。目云。西擊射匱滅之。未知何據。今依唐書通鑑改。

初。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既奔吐火羅。事具前。其葉護阿史那賀魯。以衆內屬。詔以爲瑤池都督。處庭州之莫賀城。賀魯招集離散。廬帳漸盛。聞太宗崩。遂擊破乙毗射匱可汗。建牙于千泉。即石國千泉。注見前。自稱沙鉢羅可汗。統有咄陸弩失畢十姓。勝兵數十萬。與乙毗咄陸連兵。處月處密。皆西突厥別部。及西域諸國多附之。至是進寇庭州。攻陷金嶺城。唐書地理志。西州交河縣。北行經柳谷。度金沙嶺。至北庭都護城。詔梁建方契苾何力發兵三萬及回紇五萬騎以討之。賀魯之叛。處月朱邪孤注。與之連兵。明年梁建方等擊孤注。斬之。又二年。乙毗咄陸死。其子眞珠葉護擊破沙鉢羅。已而復爲沙鉢羅所併。

冬。十一月。詔獻鷹隼犬馬者罪之。

壬子。三年。春。二月。御安福門樓。觀百戲。

上謂侍臣曰朕舊聞胡人善為擊鞠（王幼學曰擊鞠猶今言打毬謂騎而以杖擊之）嘗一觀之昨初升樓即有羣胡擊鞠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為豈宜容易朕已焚此鞠冀杜胡人窺望之情亦因以自戒

秋七月立陳王忠（後宮劉氏所生）為皇太子

王皇后無子其舅柳奭（字子邵解人時為中書令）為后謀以忠母微賤勸后請立為太子上從之

冬十一月濮王泰卒（子欣嗣）

癸丑　四年春二月散騎常侍房遺愛（元齡次子）及高陽公主謀反伏誅遂殺荆王元景吳王恪流宇文節等于嶺表

初房遺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公主驕恣與浮屠辯機

等私通事。覺怨望。遂使掖庭令陳元運伺宮省禨祥。遺愛亦與駙馬都尉薛萬徹（尚高祖女丹陽公主）柴令武（紹之子。尚太宗女巴陵公主。）謀奉荊王元景爲主以舉事。至是。公主謀黜遺愛兄遺直封爵。使人誣告遺直罪。上令長孫無忌鞫之。更獲遺愛及主反狀。吳王恪有文武才。素爲物情所向。太宗欲立之。無忌固爭而止。（事見前。）遂與無忌相惡。無忌欲因事誅之。遺愛因言與恪同謀。冀得免死。于是遺愛萬徹令武皆斬。元景恪高陽巴陵公主並賜自盡。恪且死。罵曰。長孫無忌竊弄威權。搆害良善。宗社有靈。當族滅不久。宇文節江夏王道宗執失思力並坐與遺愛交通。流嶺表。道宗素與無忌及褚遂良不協。故得罪。罷元齡

配饗。

甲寅 五年。春三月。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劉友益曰志禍始也。

初。蕭淑妃有寵。王皇后疾之。上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隨諸嬪御出為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泣。后聞之。陰令長髮。納之後宮。欲以間淑妃之寵。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屈體事后。后數稱其美。未幾大幸。拜為昭儀。后及淑妃寵皆衰。更相與譖之。上皆不納。昭儀欲追贈其父而無名。故託以褒賞功臣。徧贈屈突通等。而武士彠預焉。

夏閏四月。帝在萬年宮。即九成宮。永徽二年更名。夜大水。

上在萬年宮。夜大雨。山水衝元武門。此萬年宮之元武門。衛士皆

走郎將薛仁貴曰。天子有急。敢畏死乎。登門桄讀如胱門上橫木大呼。以警宮內。上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漂溺三千餘人。

胡氏寅曰。高宗即位。地震晉陽。武氏入宮。水入寢殿。高宗既視之漠然。大臣亦無以恐懼修省告者。何人謀之忽。不如天意之昭也。

六月。恒州大水。

滹沱溢。漂溺五千餘家。

冬。十月。築長安外郭。

雍州參軍薛景宣上言。漢惠帝城長安尋宴駕。今復城之。必有大咎。于志寧等以景宣言涉不順。請誅之。上曰。景宣雖狂妄。若得罪。恐絕言路。遂赦之。上嘗謂宰相曰。聞所在官司行

事上觀顏面。多不盡公。長孫無忌對曰。此豈能無。然亦
不至肆情曲法。至于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亦不能免。
上嘉納之。上嘗出畋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
衣若爲則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必不漏。上悅。爲之罷獵
引駕盧文操盜左藏物。上命誅之。諫議大夫蕭鈞諫
曰。文操情實難原。然法不至死。上乃免之。顧侍臣曰。此
眞諫議也。上嘗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
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豈今
日獨無事耶。何公等皆不言也。
谷那律。魏州昌樂人。蕭鈞。瑀從子。

大稔。
洛中粟米斗兩錢半。秔米斗十一錢。隋開皇中。戶八百
七十萬。今三百八十萬。

以長孫無忌子三人爲朝散大夫。

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相譖訴。后不能曲事上左
右。昭儀伺后所不敬者。必傾心與相結。由是后及淑妃

動靜。昭儀必知之。皆以聞于上。后寵雖衰。然上未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上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視之。女已死矣。即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在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其罪。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又恐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歡。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為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他語。上與昭儀皆不悅而罷。禮部尚書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

乙卯　六年。夏五月。以韓瑗（字伯玉。京兆三原人。）為侍中。來濟為中書令。

唐因隋制。後宮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皆視一品。上欲特置宸妃。以昭儀爲之。韓瑗。來濟諫。以爲故事無之。乃止。

秋。七月。貶吏部尚書柳奭爲榮州（唐置，今爲縣。屬四川嘉定府。）刺史。

奭以皇后舅。累遷中書令。已而后寵衰。奭內不自安。請解政事。遂罷爲吏部尚書。至是。武昭儀誣后與其母柳氏爲厭勝。禁不得入宮。因并貶奭。

以李義府（瀛州饒陽人。）爲中書侍郎。

中書舍人李義府。爲長孫無忌所惡。左遷壁州（唐置，宋省。故城在今四川保寧府通江縣）司馬。義府問計于中書舍人王德儉。（許敬宗甥。瘿而智。善揣事。）德儉曰。上欲立武昭儀。恐宰官異議。君能建策

立之。則轉禍爲福矣。義府然之。叩閤表請。上悅。留之。超拜中書侍郎。于是衛尉卿許敬宗。御史大夫崔義元。東武城人。湜之後。中丞袁公瑜。皆潛布心腹于昭儀矣。

八月。始置員外同正官。員外同正自此始。

以裴行儉字守約。仁基子。爲西州注見前。長史。

長安令裴行儉。聞將立武昭儀。以國家之禍。必由此始。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私議其事。袁公瑜聞之。以告昭儀母楊氏。行儉坐左遷。

九月。貶右僕射褚遂良爲潭州都督。潭州隋置。今湖南長沙府是。

上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爲中宮。上意既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

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功臣之名。遂良起于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無忌等入。上曰。武昭儀有子。欲立爲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子。先帝爲陛下娶之。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非有大故。不可廢也。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后。請擇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萬代後謂陛下爲何如。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執笏于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韓瑗因泣涕極諫。上

不納瑗又上疏曰妲巳傾殷褒姒滅周每覽前古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陛下不用臣言臣恐宗廟不血食矣來濟上表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漢成以婢爲后卒使社稷傾淪惟陛下察之上皆不納他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事當且巳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于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况天子立一后何預諸人事而妄生異議昭儀令左右以聞貶遂良爲潭州都督尋遷桂州遂良之貶潭州也韓瑗上疏爲遂良訟冤曰遂良體國忘家損身徇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罪斥去內外咸嗟願鑒無辜稍

寬非罪。上不聽。瑗復言曰。昔微子去而殷國以亡。張華存而綱紀不亂。陛下無故棄逐舊臣。恐非國家之福。上不納。桂州。注見前。遂貶桂州都督。事在顯慶二年。

冬。十月。廢皇后王氏爲庶人。立昭儀武氏爲皇后。

詔曰。武氏門著勲庸。地華纓黻。往以才行選入後庭。朕昔在儲貳。常得侍從。嬪嬙之間。未嘗迕目。聖情鑒悉。每垂賞歎。遂以賜朕。事同政君。漢元后。可立爲皇后。后上表曰。陛下前以妾爲宸妃。韓瑗來濟面折庭爭。乞加褒賞。上以表示之。瑗等大懼。屢請去。不許。百官朝后于肅儀門。故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囚于別院。上嘗念之。間行至其所。呼之。王后泣對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得再見日月。幸甚。上曰。朕卽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斷去手足。

投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而死。又斬之。淑妃將死。罵曰。阿武妖猾。乃至于此。願他生我爲猫。阿武爲鼠。生生扼其喉。由是宮中不育猫。武后數見王蕭爲祟。如死時狀。即徙蓬萊宮。厲復見。故多在洛陽。不敢歸長安。

以中書侍郎李義府參知政事。

義府容貌温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刻。故時人謂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猫。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五十二

唐

高宗皇帝

丙辰顯慶元年春正月以太子忠為梁王立代王弘皇后子為

皇太子

先是許敬宗奏曰在東宮者所出本微今知國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恐非宗廟之福至是上遂廢忠而立弘忠既廢宮屬無敢見者右庶子李安仁獨候見泣涕拜辭而去李安仁綱之孫

二月贈武士彠司徒賜爵周國公

夏六月詔以高祖配昊天于圜丘太宗配五帝于明堂

秋七月貶侍御史王義方泗州漣水人為萊州注見前司戶

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美色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爲妾事覺上命給事中劉仁軌鞫之義府逼正義自縊以滅口上知而不問侍御史王義方奏曰義府擅殺六品寺丞漸不可長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上以義方毀辱大臣貶之義方將劾奏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于親爲不孝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之

九月括州隋置今浙江處州府是暴風海溢

丁巳二年春正月以蘇定方名烈以字行冀州武邑人爲伊麗即今伊犁在巴里坤北道行軍總管討沙鉢羅

入君日攬萬幾親庶政猶
懼事或叢脞義府以憸邪
當軸逢迎庸主貽以宴安
酖毒而彼益得恣行無忌
追柄假垂簾不能自利而
適以自害則非彼所能臆
計也尹起莘謂其承襲府
意使得專[illegible]閫房偏[illegible]

先是。上遣使册拜西突厥眞珠葉護乙毗咄陸之子。為可汗。至碎葉城。唐書地理志。焉耆都督府。有碎葉城。西域傳。出安西至葱嶺二千里。度雪海。春夏常雨雪。北行贏千里。得細葉川。東曰熱海。地寒不凍。其西有碎葉城。考唐碎葉川。亦曰素葉水。在伊麗河西。今伊犁河西之水。最大者為圖斯庫爾。蓋即碎葉舊蹟也。其水周廣六百餘里。為沙鉢羅所拒。遣程知節等討之。不克。至是。乃以蘇定方為總管。督諸軍自北道進討。

夏五月。帝始隔日視事。

上自即位。每日視事。宰相奏天下無虞。請隔日視事。許之。

遣天竺方士歸國。

王元策之破天竺也。事見前。得方士娑婆寐以歸。自言有

長生之術。太宗頗信之。發使四方采藥。藥竟不就。放還。上即位。復詣長安。止仍遣歸。謂侍臣曰。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漢武帝求之。卒無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勣對曰。此人再來容髮衰白。已改于前。何能長生。陛下遣之。內外皆喜。娑婆寐竟未及行而死。

秋八月。貶韓瑗來濟褚遂良皆爲遠州刺史。

先是詔以褚遂良爲桂州都督。事見前。至是許敬宗李義府誣奏韓瑗來濟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都督。欲爲外援。遂皆坐貶。瑗振州。唐置。今瓊州府崖州。濟台州。後復徙庭州。台州唐置。今浙江台州府。庭州注見前。遂良愛州。梁置。地在今安南國。柳奭象州。隋置。今屬廣西柳州府。

感生五帝之說出緯書鄭康成取以訓昊天上帝未免失之傅會唐初乃以祈穀常雩諸大祀並奉感生不經甚矣特孔穎達等皆號通儒何不加詳議俟待後人駁正耶又冬至孟夏並及方丘孟冬復有北郊之祭亦非禮意顯慶合而為一去繁歸古未嘗非釐典善舉然不久旋復亦何稱乎

詔廢六天唐書禮樂志。自鄭康成以昊天上帝者天皇大帝北辰耀魄寶也。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之祀合方丘神州。注見前。為一祭。禮樂志。貞觀禮。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正月辛日。祀感生帝靈威仰于南郊。以祈穀。孟夏雩于南郊。季秋。大享于明堂。皆祀五天帝。顯慶二年。禮官等議。盡黜鄭說。南郊祈穀。孟夏雩。明堂大享皆祀昊天上帝。又武德中。冬至。及孟夏雩。祭皇地祇于方丘。孟冬。祭神州地祇于北郊。至是合為一祭。

冬十月。蘇定方擊沙鉢羅。獲之。分立興昔亡繼往絕二可汗。

蘇定方至曳咥河胡三省注。在伊麗河東。西。沙鉢羅帥兵十萬拒戰。定方擊敗之。斬獲數萬。會大雪平地二尺。軍中咸請俟晴而行。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進。必且休息。亟追之可及也。乃兼行至其牙帳。縱兵擊之。斬獲又數萬。

沙鉢羅脫走趨石國。注見前。定方于是息兵。諸部各歸所居。通道路。置郵驛。掩骸骨。問疾苦。畫疆場。復生業。凡爲沙鉢羅所掠者。悉還給之。十姓五咄陸。五弩失畢。安堵如故。乃命蕭嗣業鈞兄子。將兵追沙鉢羅。獲之。分西突厥地。置崑陵居碎葉川西。濛池居碎葉川東。二都護府。以彌射達頭可汗五世族孫。爲興昔亡可汗。押五咄陸部落。步眞彌射族兄。二人俱太宗世來降。爲繼往絕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

以洛陽宮爲東都。

以劉祥道字同壽。觀城人。林甫之子。爲黃門侍郎。知選事。祥道以取士傷濫。每年入流之數。二千四百有餘。內外文武官自一品至九品。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約準三十年則

萬三千餘人畧盡矣。若年別入流者五百人。足充所須之數。望有釐革。而大臣憚于改作。事遂寢。

戊午 三年。春正月。詔行新禮。

先是。議者謂貞觀禮節文未備。故命長孫無忌等修之。時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所損益多希旨。學者非之。博士蕭楚材等。以爲凶事非臣子所宜言。敬宗義府深然之。焚國恤篇。凶禮遂闕。

夏五月。徙安西都護府于龜茲。

初。龜茲王布失畢。與其相那利。互來告難。王之妻與那利通。由是君臣猜阻。上兩召之。囚那利。遣使送布失畢歸國。龜茲將羯獵顛發衆拒之。詔發兵討誅羯獵顛。乃徙安西都護府

于寵兹。高昌但爲西州都督府。

冬。十一月。貶杜正倫爲橫州唐置。今屬廣西南寧府。刺史。李義府爲普州後周置。宋廢。故城在今四川潼川府安岳縣。刺史。

李義府兼中書令。有寵于上。諸子孩抱者。並列清貫。而義府貪冒無厭。賣官鬻獄。其門如市。中書令杜正倫每以先進自處。由是有隙。訟于上前。上兩責之。未幾。義府復召爲吏部尚書。

鄂公尉遲敬德卒。諡忠武。

敬德晚年閑居。學延年術。不交通賓客。凡十六年卒。

愛州刺史褚遂良卒。

己未　四年。夏。四月。削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官封。黔州注見安

罷。

武后以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已深怨之以于志寧中立不言亦不悅令許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人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罪敕敬宗與辛茂將時爲侍中鞫之季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無忌謀反上驚曰舅爲小人所間小生疑阻則有之何至于反敬宗曰反狀已具願陛下勿疑上泣曰我家不幸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今元舅復然將若之何對曰遺愛乳臭兒與一女子謀反勢何所成無忌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服其智爲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若一旦竊發內外嚮應陛下遣誰當之乎上曰朕決不忍加刑于無忌敬宗

對曰。漢文帝。漢之賢主也。其舅薄昭止坐殺人。帝使公卿哭而殺之。後世不以爲非。今無忌謀移社稷。其罪與昭不可同年而語。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爲然。竟不引問。詔削無忌官封。黔州安置。敬宗又奏無忌謀逆由褚遂良。柳奭。韓瑗構扇而成。于志寧亦其黨也。于是詔追削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寧官。

六月。改氏族志爲姓氏錄。

初太宗修氏族志。升降去取。時稱允當。至是許敬宗等以其書不叙武氏本望。奏請改之。以后族爲第一等。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爲準。于是士卒以軍功至五

品者。豫士流。時人謂之勳格。

詔許敬宗議封禪儀。

敬宗請以高祖。太宗俱配上帝。太穆文德二后。並配地祇。從之。

秋七月。殺長孫無忌。柳奭韓瑗。

七月。詔御史追柳奭韓瑗。枷鎖詣京師。敬宗又遣袁公輸詣黔州。再鞫長孫無忌。逼令自縊。詔斬瑗奭。瑗已死。發驗而還。籍沒三家。近親皆流嶺南爲奴婢。長孫氏柳氏緣無忌奭貶降者十三人。高履行貶永州刺史。于志寧貶榮州刺史。于氏貶者九人。自是政歸中宮矣。高履行。士廉之子。

冬十月。思結反。鐵勒別部。注見前。遣蘇定方討降之。俟斤都曼降。

庚申五年春三月帝如并州

皇后宴親戚故舊鄰里于朝堂婦人于內殿頒賜有差

詔并州婦人年八十已上皆版授郡君

夏六月丙寅朔日食

秋七月廢梁王忠爲庶人

梁王忠年寖長頗不自安或衣婦人服以備刺客又數自占吉凶有告其事廢爲庶人徙黔州

遣蘇定方等伐百濟降之

初百濟恃高麗之援數侵新羅新羅王上表求救詔蘇定方等率水陸十萬以伐之定方引軍自成山在今山東登州府文登縣南濟海直趨其都百濟傾國來戰大敗之百濟王

義慈降。〔定方前後凡滅三國。皆生擒其王。謂西突厥沙鉢羅思結都曼及義慈也。〕詔以其地置熊津〔城在今朝鮮國全州西北〕等五都督府。明年百濟故將福信迎立其故王子扶餘豐。檢校帶方州〔即帶方郡。注見前。〕刺史劉仁軌擊破之。〔先是蘇定方軍還。留郎將劉仁願守百濟城。上文度爲熊津都督。文度濟海卒。福信遂迎扶餘豐立之。引兵圍仁願。時劉仁軌坐罪。白衣從軍。詔以爲帶方州刺史。統文度衆。并發新羅兵救仁願。仁軌御軍嚴整。所向皆克。拔其數城。既而福信與扶餘豐浸相猜忌。豐襲殺福信。遣使詣高麗倭國乞援。〕〔倭國。即日本。注見前。〕又明年。九月。熊津道總管孫仁師及仁軌等大破百濟餘衆及倭國兵。百濟悉平。〔仁師將兵浮海而進。仁軌軍勢大振。與倭兵遇。四戰皆捷。扶餘豐奔高麗。子忠勝等帥衆降。初仁軌檢校帶方。請唐歷及廟諱而行。人問其故。曰。吾欲削平東方。頒示本朝正朔。及百濟平。仁軌留鎭。卒皆如言。仁軌又上疏以戍兵疲弊。請厚加慰賚。以鼓士心。復表用扶餘隆。使招集餘衆。上深納之。遣兵渡海以代舊戍。以扶餘隆爲熊津都尉使。〕

冬。十月。初令皇后決百司奏事。

上初苦風眩。不能視百司奏事。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

辛酉龍朔元年。夏。四月。遣兵部尚書任雅相渭南人。等征高麗。任雅相等及諸胡兵。凡三十五軍。水陸並進。上欲自將大軍繼之。皇后表諫。乃止。蘇定方破高麗于浿江。注見前。屢戰皆捷。遂圍平壤城。高麗蓋蘇文遣其子男生。以精兵數萬守鴨綠水。契苾何力至。值冰大合。引衆乘冰鼓譟而進。高麗大潰。斬首三萬級。餘衆悉降。會有詔班師。何力乃還。已而任雅相卒于軍。蘇定方圍平壤。久不下。引軍還。

宮內稍預外事。尚不免司晨之戒。況盡委以政柄乎。自來女寵爲患。雖褒姒不至若此之甚。發明謂唐室之禍。高宗自禍之。立論誠當矣。自隔日視事以後。積怠生疲。遂至不振。履霜堅冰。其所由來漸矣。

冬十月𠡠越筆反海西域水名總管蘇海政矯詔殺興昔亡可汗

𠡠海道總管蘇海政受詔討龜茲敕興昔亡繼往絕二可汗發兵與俱繼往絕素與興昔亡有怨密請海政矯敕收斬之其部落亡走海政追討平之繼往絕尋死十姓注見前無主附于吐蕃劉友益曰十姓皆附吐蕃而唐世吐蕃之禍始此矣

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死之

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將兵拒之謂其衆曰吾久當死幸蒙存全以至今日當以身報國遂不釋甲胄赴敵而死

癸亥 三年春正月以李義府為右相夏四月除名流巂州隋置今四川寧遠府是

義府兼知選事，恃勢賣官，怨讟盈路。上從容戒之，義府勃然變色曰：誰告陛下？緩步而去。上不悅。義府又與術者微服出城，候望氣色，或告義府陰有異圖，鞫之有實。詔除名，流巂州，朝野稱慶。後二年東封大赦，惟長流人不聽還，義府憂憤發病而死。

蓬萊宮故址在今西安府咸寧縣東。成。

初隋文帝遷長安城，立宮于西北隅，至是營蓬萊宮于其東北，制度宏壯，于舊門曰丹鳳，殿曰含元，移仗居之。名故宮曰西內，新宮曰東內，亦曰大明宮云。

五月，詔鄭仁泰等分屯涼鄯二州注並見前以備吐蕃。

吐蕃吐谷渾互相攻，各上表論曲直，求援。上不許。吐蕃擊吐谷渾，大破之。吐谷渾可汗曷鉢與弘化公主帥數

高宗之斥王勃似矣然于鬬雞作檄知爲交搆之漸而大酺分朋角戲息導以爭鬬之端明于此而闇于彼非蔽而何然此猶其失德之小者耳

六月。以西域諸國爲州府。

凡府八。州七十六。

徙潞王賢爲沛王

潞王賢字明允。即章懷太子。聞王勃字子安。通之孫。善屬文。召爲修撰。時諸王鬭雞。勃戲爲檄周王即中宗。雞文。上見之怒曰。此乃交搆之漸斥勃出沛府。

壬戌 二年。春正月。改百官名。

以門下省爲東臺。中書省爲西臺。尚書省爲中臺。侍中爲左相。中書令爲右相。僕射爲匡政。左右丞爲肅儀。尚書爲太常伯。侍郎爲少常伯。其餘並以義訓更其名。而職任如故。

三月鐵勒道行軍大總管鄭仁泰等擊敗鐵勒于天山。見注前。

先是回紇同羅僕固犯邊。詔以鄭仁泰爲鐵勒道行軍大總管。督諸軍討之。及是鐵勒九姓。曰藥羅葛。曰胡咄葛。曰啒羅勿。曰貊歌息紇。曰阿勿嘀。曰葛薩。曰斛嗢素。曰藥勿葛。曰奚邪勿。聞仁泰至。合衆十餘萬以拒之。選驍健者數十人挑戰。薛仁貴發三矢殺三人。餘皆下馬請降。仁貴悉坑之。度磧北擊其餘衆。獲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之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思結多濫葛等部落。先保天山。已而迎降。仁泰等縱兵擊掠。虜相率遠遁。仁泰將輕騎赴之。踰大磧。至仙萼河。不見虜。糧盡而還。值大雪。士卒饑凍。比入塞。餘兵纔八百人。司憲大夫楊德裔劾奏。詔釋不問以契苾何力爲鐵勒道安撫使。安輯餘衆。

仙萼河。一名仙娥河。在回紇牙北六百里。

密棄廢后此何等事豈有
左右之弊告尚不能禁而
可圖成者高宗羞縮受制

干帳。棄國走涼州。上以鄭仁泰等分屯涼鄯。備吐蕃。又以蘇定方節度諸軍援吐谷渾。吐蕃表吐谷渾之罪。且請和。詔責讓之。劉友益曰。吐蕃于是始彊。

甲子麟德元年。春正月。以殷王旭輪後更名旦。即睿宗。爲單于大都護。

初。李靖破突厥。遷三百帳于雲中城。阿史德氏爲其長。至是。部落漸衆。請立可汗以統之。上曰。今之可汗。古之單于也。故更爲單于都護府。而使皇子殷王遙領之。

秋七月。詔以三年正月封禪。

冬十二月。殺同三品上官儀字游韶。陝人。劉祥道罷。梁王忠賜死。

唐儒不夫至此又豈特失
臣之識所能罄其惡哉

初。武后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動爲所制。不勝其忿。會宦者王伏勝發其使道士郭行眞出入禁中。爲厭禱事。上密召上官儀議之。儀因言后專恣。請廢之。上卽命草詔。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詣上自訴。上羞縮不忍。乃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先與伏勝俱事故太子忠。后于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忠謀大逆。儀下獄。及伏勝皆死。妻子籍沒。賜忠死于流所。右相劉祥道坐與儀善罷。朝士流貶者甚衆。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于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二年。夏。五月。行麟德歷。

李淳風以戊寅歷推步浸疏。乃增損劉焯皇極歷。更撰麟德歷行之。

冬。十月。車駕發東都。十二月。至泰山。

皇后表稱。封禪祭皇地祇。太后昭配。而令公卿行事。禮有未安。請帥內外命婦奠獻。詔禪社首。山名。在泰安府西南。上有壇。以皇后為亞獻。越國太妃燕氏越王貞之母。太宗妃也。為終獻。履藁秸陶匏。用茵褥罍爵。文舞用功成慶善之樂。武舞用神功破陳之樂。上發東都。華戎衛從。數百里不絕。時比歲豐稔。米斗至五錢。麥豆不列于市。上至濮陽。左相竇德元騎從。上問濮陽謂之帝邱。何也。德元不能對。許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日。昔顓頊居此。故謂之帝邱。上稱善。敬宗退謂人曰。大

大臣不可無學。謂其能明于古今得失資考鏡而成

致淳耳若尋常記誦者許
以備顧問特女人潤色餘
事何足爲重且古今事物
繁賾不知亦復何損敬宗
偶憶傳聞輙爾矜詡既形
德元之短又儼然以大臣
自居心術不端醜態畢露
不自知其可鄙耳

臣不可以無學。德元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彊對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信美矣。德元之言亦善也。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上幸其宅。問所以能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賜以縑帛。　濮陽注見前。實

德元。威之從子。張公藝。壽張人。

丙寅　乾封元年。春正月。封泰山。禪社首。

正月朔。祀昊天上帝于泰山南。明日。祭泰山。封玉牒。藏之石碱。音感。石篋也。纏以金繩。封以金泥。　又明日。降禪于社首。祭皇地祇。上初獻畢。執事者皆趨下。宦者執帷。皇后升壇亞獻。帷帟皆以錦繡爲之。赦天下。改元。文武官賜爵加階有差。先是。階無泛加。皆以勞考叙進。至五品三品。仍奏取進止。至是。始有泛階。比及末年。服緋者滿朝矣。

車駕還過曲阜。祠孔子。

贈太師。祭以少牢。

舉不避讐以人才不可爲私嫌廢也異式爲權臣鷹犬殺人媚人其才尙足爲國用乎仁軌不念舊怨似矣從而薦之是隱情干譽以匪人玷司元之職所云以人事君者殆化易簡所譏實不足以窮其變

至亳州。後周置。今屬潁州府。尊老君即老子。爲太上元元皇帝。

至亳州。謁老君廟。上尊號。

夏四月。車駕還京師。

五月。鑄乾封泉寶錢。

錢一當十。俟期年盡廢舊錢。已而穀帛踊貴。商賈不行。罷之。

秋七月。以劉仁軌爲右相。

初。仁軌爲給事中。按畢正義事。事具前。李義府怨之。出爲青州刺史。會討百濟。仁軌當浮海運糧。遭風失船。命監察御史袁異式往鞫之。異式承義府風旨。逼令仁軌引決。仁軌不從。異式具獄以聞。上命除名。以白衣從軍自效。及仁軌爲大司憲。即御史大夫。異式懼不自安。仁軌瀝觴

告之曰仁軌若念疇昔之事有如此觴既知政事薦為司元大夫監察御史杜易簡襄陽人預之裔謂人曰斯所謂矯枉過正矣

皇后殺其從兄武惟良懷運

初武士彠卒其子元慶元爽前妻相里氏出及兄子惟良懷運皆不禮于后母楊氏楊氏深銜之后既立楊氏號榮國夫人后長姊楊氏出號韓國夫人惟良等皆列朝廷后上疏請出惟良等為遠州刺史外示謙抑實惡之也元慶以憂卒元爽坐事流振州而死韓國及其女皆得幸于上韓國尋卒其女賜號魏國夫人后嫉之會惟良懷運朝覲至京師因獻食后寘毒醢中使魏國食之暴卒因歸罪于惟良懷

運誅之改其姓爲蝮氏。

冬十二月以李勣爲遼東大總管伐高麗。

先是高麗泉蓋蘇文死長子男生（字元德）代爲莫離支出廵諸城其弟男建男產居守或搆之（謂二弟曰男生欲除二弟又告男生曰二弟欲拒兄不納男生遣人偵伺二弟收掩得之以王命召男生男生不敢歸）男建遂自爲莫離支發兵以拒男生男生走保别城遣其子獻誠詣闕求救詔以契苾何力爲安撫使龐同善爲行軍總管。發兵救之已而同善大破高麗兵男生帥衆與之會至是詔復以李勣爲大總管郝處俊（安陸人）副之同討高麗。（何力同善帥受勣處分）

丁卯 二年春正月耕耤田。

耤田之禮。耒耜自昔已然。安得盡仿田間樸陋。至五推九推以下。禮別等差。即勸農率先。亦自有所限制。豈宜以天子而下行卿大夫之事。諸由此遂加。因之卒將起而終畝。庶人胼胝日亦不給。高宗之失德多矣。務此虛名。豈能救其實罪哉

當政出房帷。老臣誅竄之時。而以進賢責侍臣。可謂不揣其本。觀其納安期推誠之說。未幾輒復罷之。是尚有延攬之意乎。然高宗

有司進耒耜。加以琱飾。上曰。耒耜農夫所執。豈宜如此之麗。命易之。既而耕之。九推乃止。

夏六月。以楊弘武。素弟岳之子。戴至德。胄之兄。李安期。百藥子。趙仁本。渭州隴西人。並同三品。張文瓘。字稚圭。貝州武城人。參知政事。考唐書高宗紀。乾封二年六月。東臺舍人張文瓘參知政事。總章二年二月。文瓘為東臺侍郎。與李敬元同三品。百官志。同三品入銜。自文瓘始。通鑑于乾封二年。總章二年。並書文瓘同三品。恐有誤。今依唐書改。

時造蓬萊。上陽。在洛陽宮西。合璧。亦洛陽別宮。等宮。頻征伐四夷。廐馬萬匹。倉庫漸虛。張文瓘諫曰。隋鑒不遠。願勿使百姓生怨。上納其言。減廐馬數千匹。上屢責侍臣不進賢。李安期對曰。比來公卿有所薦引。為讒者已指為朋黨。滯淹者未獲伸。而在位者先獲罪。是以各務杜口耳。陛下果推至誠以待之。其誰不願舉所知。上深以為然。

朝似此君臣之閒正色讜論是載頗多此皆祖太宗與房魏諸賢議論故套無實際而尚虛聲安能掩其失德哉

秋。八月己丑朔日食。

戊辰總章元年夏。四月彗星見于五車。五車五星在畢北。主天子五兵。

彗星見。上避正殿減膳徹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曰。彗星見東北。高麗將滅之兆也。上曰。朕之不德。謫見于天。豈可歸咎小夷。且高麗之百姓。亦朕之百姓也。不許。彗尋滅。

秋。九月。李勣拔平壤。高麗王藏降。高麗悉平。冬。十二月。置安東都護府。

先是。李勣拔高麗新城。遂進攻一十六城。皆下之。行軍管記元萬頃作檄高麗文曰。不知守鴨綠之險。男建報曰。謹聞命矣。即移兵據之。唐兵不得渡。上聞之。流萬頃于嶺南。元萬頃。河南人。魏京兆王子推後。已而左武衛將軍薛仁貴擊破高

麗兵于金山。乘勝將攻扶餘城、扶餘國之故城。諸將以其兵少。
止之。仁貴曰。兵不必多。顧用之何如耳。遂爲前鋒以進。
與高麗戰。大破之。殺獲萬餘人。遂拔扶餘城。餘四十城。
皆望風請服。及是勣等進攻大行城、在朝鮮國咸興府西南。拔之。
諸軍皆會。進至鴨綠柵。破之。圍平壤月餘。高麗王藏遣
泉男產詣勣降。男建猶閉門拒守。以軍事委僧信誠。信
城開門。勣縱兵登城。男建自刺不死。遂擒之。高麗悉平。
凡收五部。百六十七城。戶六十九萬。十二月。李勣將至。上命以高藏等獻
于昭陵。具軍容。奏凱歌。入京師。獻于太廟。上受俘于含
元殿。分高麗爲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縣。置安東都護
府于平壤以統之。擢其酋長有功者爲都督刺史縣令

監運損糧，當有定考，乃以容色之間，屢爲改注，雖文飭法耳，此猶踵六朝惡習而不知其爲弊政之甚，曉政體者所不取也。

與華，入參理，以薛仁貴檢校安東都護，總兵二萬人以鎮撫之。初，高麗有秘記云：不及九百年，當有八十大將滅之。高氏自漢有國，至是凡九百年，而李勣爲大將，滅高麗，年正八十云。

京師山東江淮旱饑。

己巳二年，春二月，以張文瓘、李敬玄（亳州譙人）並同三品。（同三品入銜自此始。）

以盧承慶（字子餘，思道孫）爲司刑太常伯。

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事爲畿縣。時渭南尉彭城劉延祐弱冠，政最，李勣謂曰：足下春

秋甫爾，遽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爲獨出人右也。

詔定明堂制度。

定明堂制度。其基八觚，（方稜也。）其宇上圓，覆以青陽玉葉。（瓦名。青陽爲天，玉者寶其名，葉者薄其質也。）其門牆階級牕櫺（盧經反。牕隔也。）楣（棟下橫木。）柱柳（魚剛反。斜角謂之飛柳。）栔（子結反。梁上欂櫨。）枅（堅奚反。柱上橫木。）栱（居竦反。大杙也。）皆法天地陰陽律歷之數。以衆議未決，又會饑饉，竟不果立。

夏六月戊申朔，日食。

秋八月，詔幸涼州，不果行。

詔以十月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多以爲不宜遊幸。上聞之，詔五品以上謂曰：自古帝王莫不巡狩，故朕欲

巡視遠俗。若其不可。何不面陳。而退有後言邪。宰相以下皆不敢言。詳刑大夫（卿。大理少卿。）來公敏曰。巡狩雖帝王常事。然今高麗餘寇尚多。西邊兵亦未息。隴右戶口彫弊。鑾輿所至。供億百端。外間實有竊議。但明制已行。故羣臣不敢陳論耳。上善其言。爲之罷行。

九月。大風。海溢。（永嘉安固諸縣。永嘉本漢永寧縣。隋更名。今爲浙江溫州府治。安固晉縣。吳越改瑞安。今隸溫州府。）漂六千餘家。

冬。十一月。李勣卒。（謚曰貞武。）勣寢疾。謂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立門戶。遭不肖子。蕩覆無餘。吾此諸子。今以付汝。謹察視之。其有志

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先撾殺。然後以聞。及卒。孫敬業嗣。勣為將。有謀善斷。戰勝則歸功于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將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臨事選將。必訾相其狀貌豐厚者遣之。或問其故。勣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閨門雍睦而嚴。其姊嘗病。勣親為作粥。風回爇其鬚鬢。姊曰。僕妾幸多。何自苦如是。勣曰。非然也。顧姊老。勣亦老。雖欲久為姊煮粥。其可得乎。常謂人。我年十二三時為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所不愜則殺之。十七八為佳賊。臨陳乃殺人。二十為大將。用兵以救人死。及是。年八十卒。

定銓注法。

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司列少常伯（卽吏部侍郎。）裴行儉。始與員外郎張仁禕設長名姓歷牓。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為永制。無能革之者。大約唐之選法。取人以身。（體貌豐偉。）言。（言辭辯正。）書。（楷法遒美。）判。（文理優長。）計資量

人君淸明在躬愼簡大臣以上銓選不次以彰賢能依格以勸年勞則巧與奸自絕足為用人擘要之法向因讀史會及之至唐之身言書判蓋未免逐末而忘其本尹氏但指以身取

人之非。其說猶爲未備

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注其姓名官職。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衆告之。然後類以爲甲。甲乙次序。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給事中讀。侍郎省。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然後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兵部武選亦然。課試之法。以騎射及翹關。長丈七尺。徑三寸半。試者凡十舉。其後端出手。毋過一尺。負米。負米五斛。行二十步。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入等者。得不限而授。其黔中。嶺南。閩中。州縣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土人補授。凡居官。以年爲考。一年一考。六品以下。四考爲滿。有劉曉者。上疏論之曰。今選曹以檢勘爲公道。書判爲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況書判借人者衆矣。又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爲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

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取士以德行爲先。文藝爲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

庚午 咸亨元年。春三月。敕突厥酋長子弟給事東宮。

西臺舍人徐齊聃（字將道。湖州長城人。）上疏曰。皇太子當引文學端良之士寘左右。豈可使醜類入侍軒闈。又奏。齊獻公（長孫晟。）即陛下外祖。雖子孫有犯。豈應上延祖禰。今周忠孝公（武士彠。）廟甚修。而齊廟毀廢。非所以彰孝理之風也。

上皆從之。

夏六月。壬寅朔。日食。

秋八月。薛仁貴擊吐蕃敗績。

初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與于闐襲龜茲撥換城。陷之。

詔罷龜茲于闐焉耆疏勒四鎮。以薛仁貴爲大總管。阿史那道眞郭待封副之。以討吐蕃。待封先與仁貴並列。恥居其下。仁貴所言多違之。至大非川（在青海西今日布喀河）。仁貴帥所部前行。擊吐蕃于河口（積石河口）。斬獲甚衆。進屯烏海（注見前）。待封將輜重徐進。遇吐蕃敗走。仁貴退屯大非川。吐蕃就擊之。唐兵敗死畧盡。與欽陵（祿東贊之子）贊約和而還。仁貴待封皆免死除名。（欽陵與弟贊婆悉多于勃論皆有才畧。欽陵代父秉政。三弟將兵居外。鄰國畏之。）

關中旱饑。

閏月皇后以旱請避位。不許。

加贈武士彠爲太原王。夫人爲妃。

冬。十月詔官名復舊。

辛未二年。冬。十一月甲午朔。日食。

壬申三年。春二月。徙吐谷渾于靈州。

吐谷渾畏吐蕃。徙靈州。以鳴沙縣地置安樂州處之。鳴沙故城。在今寧夏府中衛縣。

其故地皆入于吐蕃。

夏。四月吐蕃遣使入貢。

吐蕃遣其大臣仲琮入貢。上問以吐蕃風俗。對曰。吐蕃地薄氣寒。風俗樸魯。然法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斯所以能持久也。上又詰以奪吐谷渾地及敗薛仁貴事。仲琮頓首曰。臣受命來獻。他非所聞。上厚賜而遣之。

秋。八月許敬宗死。

敬宗先致仕。及是死。太常博士袁思古以敬宗嘗奏流其子于嶺南。又以女嫁蠻酋。多納其貨。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以謚之。敬宗孫彥伯訟請改謚。博士王福時曰。昔晉司空何曾以日食萬錢。得謚爲繆。敬宗不逮于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謚之曰繆。無負許氏矣。詔五品以上更議。禮部尚書楊思敬曰。過而能改曰恭。請謚曰恭。敬宗以婢爲繼室。其子昂烝之。敬宗奏斥昂。又以女嫁馮盎子。王福時。通之子。

冬。十一月戊子朔。日食。

以邢文偉全椒人。爲右史。即起居舍人。王及善邯鄲人。爲左千牛衛將軍。唐官。掌宿衛侍從。

太子罕接宮臣。典膳丞邢文偉輒減所供膳。上書諫。太子納之。上聞之曰。直士也。擢爲右史。太子因宴集。命宮臣擲倒。唐散樂有擲倒伎。次至左奉裕率唐東宮官。王及善。及善曰。擲倒自有伶官。臣若奉命。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太子

謝之。上聞之。賜及善縑百匹。尋遷左千牛衞將軍。

癸酉　四年。春。三月。詔劉仁軌修改國史。

以許敬宗等所記多不實故也。

秋。七月。婺州大水。

甲戌　上元元年。春。正月。以劉仁軌爲雞林帝以新羅國爲雞林州。道大總管。討新羅。

新羅王法敏。既納高麗叛衆。又據百濟故地。詔削法敏官爵。其弟仁問在京師。立爲王。使歸國。明年二月。仁軌大破新羅之衆于七重城。新羅遣使謝罪。上赦之。復法敏官爵。仁問改封臨海郡公。

三月辛卯朔。日食。

以武承嗣后兄元爽子。爲周國公。

秋。八月。帝稱天皇。后稱天后
九月。追復長孫無忌官爵。
以無忌曾孫翼襲爵趙公。聽陪葬昭陵。
大酺。
大酺。上御翔鸞閣含元殿東閣曰翔鸞西曰棲鳳觀之。分音樂爲東西朋。使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爲樂。郝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相誇競。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上瞿然曰。卿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遽止之。
天后表便宜十二條。詔行之。
后以國家聖緒。出元元皇帝。請令王公以下皆習老子。

令明經舉人試策。又請自今父在爲母服齊衰三年。又京官八品以上量加俸祿。及他便宜合十二條。詔書褒美。皆行之。

乙亥 二年。春三月。天后祀先蠶。

天后祀先蠶于邙山之陽。百官及朝集使皆陪位。時上苦風眩。議使天后攝政。郝處俊諫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禍亂之萌。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陛下宜聽之。上乃止。天后多引文學之士元萬頃劉禕之等。使之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凡千餘卷。時密令參決表奏。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李義琰。魏州昌樂人。劉禕之字希美。子翼之子。

夏四月。太子弘薨。謚孝敬皇帝。立雍王賢爲太子。

太子弘仁孝謙謹。上甚愛之。中外屬心。天后方逞其志。

太子奏請數忤旨。義陽宣城二公主。蕭淑妃女也。幽于掖庭。年踰三十。太子見之驚惻。奏請出降。上許之。天后怒。即日以公主配當上翊衞權毅王勗。太子尋薨。時人以爲天后酖之也。詔追謚爲孝敬皇帝。胡三省曰帝子謚皇帝始此。

秋八月。以戴至德劉仁軌爲左右僕射。張文瓘爲侍中。郝處俊爲中書令。李敬元同三品。

劉仁軌戴至德更日受牒訴。仁軌常以美言許之。至德必據理難詰。未嘗與奪。實有冤結者。密爲奏辨。由是時譽皆歸仁軌。或問其故。至德曰。威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盜取。上聞。深重之。有老嫗欲詣仁軌陳牒。誤詣至德。至德覽之未終。嫗曰本謂是解事僕射。乃不解事僕射耶。歸我牒。至德笑而授之。時人稱其長者。文瓘時兼大理卿。四

闔改官皆慟哭。文矔性嚴正。諸司奏議。多所糾駁。上甚
委之。

丙子儀鳳元年。秋八月。始遣使詣桂廣交綱目作交。今依通鑑改。黔等
都督府注擬。

敕廣桂等都督府。比來注擬。簡擇未精。自今每四年。遣
五品以上官充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擬。時人謂之南選。

九月。以狄仁傑字懷英。太原人。為侍御史。

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栢。當除名。上特
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奏。罪不當死。上曰。我不殺則為
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怒。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
以為難。臣以為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夫法不至死

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于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
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
一柏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為何如主矣。臣不敢奉詔者。
恐陷陛下于不道。且羞見釋之于地下也。上怒解。遂貸
之。仍擢仁傑為侍御史。初。仁傑為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藺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冬。十月。祫享太廟。

用太學博士史璨議。禘後三年而祫。祫後二年而禘。唐書禮樂志。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上元三年。上有司議禘祫年數。史璨等議。春秋魯禘。五年而再殷祭。井言後禘主問禘禘五年。而祫禘常在禘後三年時以其言有經據。從之。

安置郇王素節帝之子。蕭淑妃出。于袁州。隋置。今爲府。屬江西。素節警敏好學。天后惡之。以爲申州後周置。今汝寧府信陽州是刺史。素節以久不得入覲。著忠孝論。后見之。誣以贓賄。降封鄱陽王。袁州安置。杞王上金。後宮楊氏出也。后惡楊氏。徙上金澧州安置。後武承嗣諷有司。誣奏上金與素節謀反。皆縊死。澧州。隋置。今隸湖南。

丁丑二年。春二月。以高藏爲朝鮮王。扶餘隆爲帶方王。

以高藏爲朝鮮王。遣歸遼東。安輯高麗餘衆。高麗先在諸州者。總章二年。徙高麗戶于江淮山南京西諸州。遣與俱歸。扶餘隆爲帶方王。亦遣歸。安輯百濟餘衆。仍移安東都護府于新城以統之。藏至遼東。謀叛。召還。徙卬州而死。高麗舊城沒于新羅。餘衆散入靺鞨。隆亦不敢還故地。高氏扶餘氏。遂亡。卬州。注見前。

賑恤固有司之事然牧令未必皆賢保無有吏胥中飽民不霑實惠者遣使分道督察則人知忌憚而弊可潛消若云恐迎妨廢豈州縣之下鄉即不致妨廢乎

天子在而百官四夷獨朝其后豈復知有天曰耶易比之上六曰比之无首孔

夏四月。河南、北旱。

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賑給。侍御史劉思立寧陵人上疏曰。麥秀蠶老。農事方殷。聚集參迎。妨廢不少。既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更成煩擾。伏望且委州縣賑給。疏奏。謐等遂不行。

詔廢顯慶新禮。

詔以顯慶新禮。多不師古。其五禮并依周禮行事。自是禮官益無憑守。每大禮。臨時撰定。

秋八月。徙周王顯爲英王。更名哲。

戊寅　三年。春正月。百官四夷朝天后于光順門。

以李敬元爲洮河道大總管。秋九月。敬元與吐蕃戰。敗績。

子以爲先所容高宗之謂矣

敬元代將即有青海之敗使非黑齒常之乘夜襲擊必無餘衆還鄯州矣知人之哲固難責之高宗獨怪仁軌素負時譽明知敬元非將帥才挾嫌推轂獨私怨而不恤國事稍明大義者當如是乎

先是詔以劉仁軌鎮洮河軍。胡三省注。鄯州城內有洮河軍。鄯州今西寧府碾伯縣。仁軌每有奏請。多爲李敬元所抑。由是怨之。知敬元非將帥才。薦之使守西邊。敬元固辭。上曰。仁軌須朕。朕亦自往。卿安得辭。乃以敬元代仁軌。大發兵討吐蕃。九月。敬元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戰于青海。副總管劉審禮德威子深入。敗沒。敬元按兵不救。狼狽還走。虜追擊之。員外將軍黑齒常之百濟西部人。夜帥死士襲擊虜營。虜乃遁去。敬元收餘衆還鄯州。上嘉常之之功。擢拜左武衛將軍。敬元之西征也。監察御史婁師德應猛士詔從軍。及敗。敕師德收集散亡。軍乃復振。因命使于吐蕃。吐蕃將論贊婆迎之。師德宣導上意。諭以禍福。贊婆甚悅。爲之數年不犯邊。上以吐蕃爲憂。太學生魏元忠上封事曰。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爲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爲

先。而不知方畧。故陸機著論辨亡。無救河梁之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之。兵無彊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畧爲本。勇力爲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閫外之任。古之名將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爲將也。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致理。近日蘇定方征遼東。李勣破平壤。賞絶不行。大非川之敗。薛仁貴郭待封等。不即重誅。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又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請開畜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馬。若官軍大舉。增價市之。則皆爲官有矣。上善其言。召見。令直中書省仗內供奉。 婁師德。字宗仁。鄭州原武人。魏元忠。宋州宋城人。

己卯 調露元年。春正月。幸東都。司農卿韋弘機 京兆萬年人。 免。弘機作上陽等宮。制度壯麗。侍御史狄仁傑劾奏弘機。導上爲奢泰。免其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仁傑奏其姦。上特原之。仁傑曰。陛下何惜罪人以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棄臣于無人之境。爲忠貞之

誠。本立竟得罪。由是朝廷肅然。

夏。四月。命太子賢監國。

太子處事明審。時人稱之。

六月。遣吏部侍郎裴行儉立波斯（西域國。大月氏別種。居達遏水西。距長安萬五千里而贏。）王。行儉襲執西突厥阿史那都支以歸。

初。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匐與吐蕃連和。侵逼安西。朝議欲發兵討之。吏部侍郎裴行儉曰。今波斯王卒。其子質京師。（先是波斯為大食所滅。其王卑路斯入朝。尋死。其子泥洹斯為質在京師。）宜遣使送歸。道過二虜。以便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上從之。乃命行儉冊立波斯王。行儉奏肅州刺史王方翼（字仲翔。廢王后從弟。）為副。過西州。揚言須稍涼西上。都支覘

知之。遂不設備。行儉召四鎮安西四鎮已見前。酋長。謂曰。昔在此州。縱獵甚樂。今欲尋舊賞。誰能從者。諸胡子弟爭請行。近得萬人。行儉陽爲畋獵。校勒部伍。數日。遂倍道西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遣使問其安否。召與相見。都支計無所出。帥子弟迎謁。遂擒之。簡其精騎。進掩遮匐。遮匐亦降。于是囚都支遮匐以歸。遣波斯王自還其國。留王方翼于安西。使築碎葉城焉耆都督府所治。城四面十二門。爲屈曲隱出伏沒之狀。西域胡縱觀。莫測方畧。悉獻珍寶。

冬。十月。單于府突厥反。遂寇定州。

單于大都護府注見前。突厥阿史德溫傳奉職二部俱反。立阿史那泥熟匐爲可汗。二十四州皆塞北州。酋長皆叛應

之。衆數十萬。遣長史蕭嗣業等將兵討之。嗣業等先戰屢捷。因不設備。會大雪。突厥夜襲其營。嗣業狼狽拔營走。衆遂大亂。爲虜所敗。突厥遂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命開門偃旗。虜疑有伏。懼而遁。州人李嘉運與虜通謀事泄。上令元軌窮其黨與。元軌曰。彊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繫。是驅之使叛也。乃獨殺嘉運。餘無所問。上大喜。自是朝廷有大事上多密敕問之。

庚辰　永隆元年。春三月。以裴行儉爲定襄道大總管。討突厥。平之。

初。上謂裴行儉曰。卿文武兼資。今授卿二職。乃除禮部尚書。右衛大將軍。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將兵三十餘萬。以討突厥。至是行儉大破突厥于黑山。在今歸化城故豐州北。

行儉于當時固爲諸將巨擘然三百乘乘各五壯士當爲一千五百人虜以爲糧車驅去當必紛紛散行前後不齊且此驅行之際虜豈不覺必待取糧而後千五百人者齊自車中躍出奮擊是誰爲之期會記載者欲奇其說而不自覺其必無是理致人疑笑矣又下營當避溪壑水潦必至之處行圍亦然有何奇特而致諸將之驚服行儉且自以爲神益足鄙耳

擒奉職。泥孰匐爲其下所殺。以首來降。先是行儉至朔州。謂其下曰。撫士貴誠。致敵尚詐。乃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爲之援。且伏精兵于險要以待之。虜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爲伏兵所邀。殺獲殆盡。自是運糧行者。虜莫敢近。軍至單于府北。抵暮。下營。掘塹已周。行儉遽命移就高岡。諸將皆言士卒已安。不可動。行儉不從。趣使移。是夜。風雨暴至。前所營地水深丈餘。諸將驚服。問其故。行儉笑曰。自今但從我命。不必問其所由知也。後二年。突厥阿史那伏念自立爲可汗。與阿史德溫傅連兵爲寇。詔復以行儉爲總管討之。行儉多縱反間。伏念等浸相猜貳。行儉遣裨將程務挺掩襲伏念。伏念窮迫。執溫傅以降。餘黨悉平。陌刀大刀也。程務挺。名振之子。

秋七月。吐蕃寇河源。隋故郡。在今青海南。即吐谷渾赤水城也。

先是。吐蕃贊普死。子器弩悉弄立。年始八歲。上命裴行儉乘間圖之。行儉曰。欽陵爲政。大臣輯睦。未可圖也。乃止。至是入寇河源。將軍黑齒常之擊郤

之常之以河源衝要欲加兵戍之而轉輸險遠乃廣置烽戍七十餘所開屯田五千餘頃歲收五百餘萬石由是戰守有備焉先是劍南募兵于茂州唐置今州隸四川築安戎城在茂州西以斷吐蕃之路吐蕃攻陷其城以兵據之由是西洱注見前諸蠻皆降于吐蕃吐蕃之地東接涼松茂嶲等州南鄰天竺西陷龜茲疏勒等四鎭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諸胡之盛莫與爲比

八月廢太子賢爲庶人立英王哲爲皇太子

太子賢聞宮中竊議以賢爲天后姊韓國夫人所生內自疑懼方士明崇儼偃師人以厭勝之術爲天后所信官至正諫大夫嘗密稱太子不堪承繼英王貌類太宗會

崇儼爲人所殺。天后遂疑太子所爲。太子頗好聲色與戶奴狎昵。天后使人告其事。鞫之。于馬坊得皂甲數百領。以爲反具。上素愛太子。欲宥之。天后不可。遂廢爲庶人。黨與皆伏誅。

冬十一月。壬申朔。日食。

辛巳 開耀元年。春正月。宴百官及命婦于麟德殿。

以立太子。宴百官及命婦于宣政殿。引九部伎及散樂。自宣政門入。太常博士袁利貞（昂之曾孫）上疏。以爲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請命婦會于別殿。九部伎自東西門入。而停散樂。上乃更命置宴于麟德殿。賜利貞帛百匹。（利貞族孫誼爲蘇州刺史。自以其先宋太尉淑以來。盡忠帝室。琅邪

王氏雖奕世台鼎，而爲歷代佐命，恥與爲比，嘗曰，所貴于名家者，爲其世篤忠貞，才行相繼故也，彼鬻婚姻求祿利者，又烏足貴乎。

三月，以劉仁軌爲太子少傅。

少府監裴匪舒，爲上造鏡殿，上與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適視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遽命剔去。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緡，上以問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嘉名也，乃止。

秋七月，太平公主武后女。適薛紹。紹，汾陰人。

紹母，太宗女城陽公主也，紹兄顗，以公主寵盛，深憂之，以問族祖戶部郎中克構，克構曰，帝甥尚主，國家故事，苟以恭慎行之，何傷，然諺曰，娶婦得公主，無事取官府。

四皓羽翼太子其事已爲
古今豈議若田遊巖之純
盜虛聲後之指爲俗論
尤濫薦以來故轍真乃
況而愈下

亦不得不懼也

徵處士田遊巖（京兆三原人。）爲太子洗馬。

遊巖隱居泰山上東封嘗幸其廬徵爲洗馬無所規益右衛副率蔣儼（義興人。綱目作薛儼今依唐書改。）以書責之曰足下負巢由之峻節傲唐虞之聖主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將以輔道儲貳漸染芝蘭耳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明足下乃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何以塞聖主調護之寄乎遊巖不能答

冬十月丙寅朔日食。

徙故太子賢于巴州。（注見前。）

壬午永淳元年春二月立孫重照爲皇太孫。

上欲令開府置僚屬。問吏部郎中王方慶。名綝，以字行。本丹陽人，後徙咸陽。對曰，未聞太子在東宮而更立太孫者也。上曰，自我作古可乎。對曰，三王不相襲禮，何爲不可。乃奏置師傅等官。既而上疑其非法，竟不補授。

夏四月甲子朔，日食。

關中饑。上幸東都。

上以關中饑饉，米斗三百，將幸東都，留太子監國，使劉仁軌、裴炎字子隆，聞喜人。薛元超收之子。輔之。時出幸倉猝，扈從之士有餓死者。上慮道路多草竊，命監察御史魏元忠檢校。元忠閱赤縣獄，得盜一人，神采語言異于衆，命釋桎梏，襲冠帶乘驛以從，與共食宿，託以詰盜。及東都，士馬萬數，不亡一錢。赤縣，唐京師所理長安、萬年二縣是也。

聞喜公裴行儉卒。諡曰憲。

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王勃與楊炯、（華陰人。）盧照鄰、（字昇之。范陽人。）駱賓王、（義烏人。）皆以文章有盛名。李敬元尤重之。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邪。楊子稍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既而勃渡海墮水。炯終于盈川令。（唐置。故城在今浙江衢州府西安縣。）照鄰惡疾赴水死。賓王反誅。皆如行儉言。（行儉為將帥。所引偏裨。後多為名將。破阿史那都支。得馬腦盤。廣二尺餘。以示將士。軍士捧以升階。跌而碎之。惶恐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為。何至于是。不復有追惜之色。）

以郭待舉、（潁川人。）岑長倩、（文本從子。）郭正一、（定州鼓城人。）魏元同、（字和初。鼓城人。）並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唐書百官志。平章事入銜。自待舉等始。）上欲用待舉等。謂中書令崔知溫（字禮仁。許州鄢陵人。）曰。待舉等

資任尚淺，且令預聞政事，未可與卿等同名。自是外司四品以下知政事者，始以平章事爲名。先是，元同爲吏部侍郎，上言曰：人君之體，當委任而責成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自精。周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曰：慎簡乃僚。是使群司各自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也。漢氏得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召，然後升于天朝。魏晉以來，始專委選部。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委之數人之手，用刀筆以量才，案簿書而察行，借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猶力有所極，照有所窮，況所委非人，而有愚闇阿私之弊乎。願略依周漢之規，以救晉魏之失。疏奏，不納。

五月，洛水溢，關中旱蝗。

東都霖雨，洛水溢，溺民居千餘家。關中先水後旱蝗，繼以疾疫，米斗四百，兩京間死者相枕于路，人相食。

秋七月，作奉天宮。

上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嶽，作奉天宮于嵩山之南。監察

御史裏行李善感諫曰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羣瑞與
三皇五帝比隆矣數年不稔餓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車
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更廣營宮室勞役不
休天下莫不失望上不納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
言爲諱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
陽上遣宦者沿江徙異竹所在縱暴荊州長史蘇良嗣
囚之上疏切諫以爲致遠方異物煩擾道路恐非聖
人愛人之意上手詔慰諭令棄
竹江中。蘇良嗣世長之子。

零陵王明自殺。

初曹王明以太子賢黨降封零陵王黔州安置至是都
督謝祐希天后意逼使自殺上深惜之黔府官屬皆坐
免官祐後寢于平閣夜失其首及明子後爲天后所殺
有司籍其家得祐首漆爲穢器題云謝祐乃知明

子使刺客取之也。

突厥骨篤祿寇并州薛仁貴大破之。

突厥餘黨阿史那骨篤祿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據黑沙城反寇并州代州都督薛仁貴將兵擊之虜問唐大將爲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注見前。死久矣何給我也仁貴免冑示之面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稍稍引去仁貴因奮擊大破之明年五月骨篤祿寇蔚州殺刺史豐州都督崔智辯將兵邀之爲虜所擒朝議欲廢豐州司馬唐休璟上言豐州阻河爲固居賊衝要今若廢之則濱河之地恐爲賊有非國家之利也乃止。蔚州注見前豐州隋置故城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唐休璟名璿以字行京兆始平人。

以婁師德爲河源軍經略副使

吐蕃寇河源。師德將兵擊之于白水澗，在西寧府西北。八戰八捷。上以師德爲比部刑部尚書屬。員外郎、左驍騎郎將、充使。卿有曰文武材，勿辭也。

癸未 弘道元年。夏四月，綏州部落稽注見前。作亂，討平之。

部落稽白鐵余，余姓之鐵工，因以爲號。埋銅佛于地中，久之草生其上。紿鄉人曰：吾于此數見佛光。集衆掘地，果得之。因曰：得見聖佛者，百疾皆愈。遠近赴之。數年，歸信者衆，遂謀作亂，據城平縣，本西魏城中縣，隋更名，宋廢。故城在今綏德州清澗縣。稱皇帝。置百官。遣右武衛將軍程務挺與王方翼討之，擒白鐵余，餘黨悉平。

秋七月，詔以來年有事于嵩山。冬十一月，詔罷之。

詔封嵩山。已而上疾甚。故罷。上苦頭重。不能視。召侍醫秦鳴鶴診之。請刺頭出血。可愈。天后不欲上疾愈。怒曰。此可斬也。乃欲于天子頭刺血。上曰。但刺之。未必不佳。乃刺二穴。上曰。吾目似明矣。后舉手加額曰。天賜也。自負綵百匹。以賜鳴鶴。

詔太子臨國。以裴炎。劉景先。祥道子。本名齊賢。後更名。郭正一。兼東宮平章事。

十二月。帝崩。太子卽位。是爲中宗。尊天后爲皇太后。

上疾甚。夜召裴炎入受遺詔。遂崩。遺詔。太子柩前卽位。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越六日。太子卽位。尊天后爲皇太后。政事咸取決焉。

以劉仁軌爲左僕射。裴炎爲中書令。劉景先爲侍中。

故事宰相于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及裴炎遷中書

武氏覬覦神器已非一朝廢立之謀固不俟中宗失言而後定然中宗嗣位日淺他務未遑亟亟欲官后父且輕視以天下與人爲然特泄憤語其父子昏闇如出一轍而受制房帷之

令始遷政事堂于中書省

中宗皇帝

甲申 嗣聖元年（十二月。睿宗文明元年。九月。太后光宅元年。）春正月。立妃韋氏爲皇后。

二月。太后廢帝爲廬陵王。立豫王旦。（弘道元年。以相王徙封、更名、）帝欲以后父韋元貞（京兆萬年人。）爲侍中。裴炎固爭、帝怒曰。我以天下與韋元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懼。白太后。密謀廢立。太后集百官于乾元殿。勒兵宣令。廢帝爲廬陵王。帝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與韋元貞。何得無罪。乃幽于別所。立豫王旦爲皇帝。（即睿宗。）妃劉氏爲皇后。永平王成器。（豫王子。）爲太子。廢太孫重照爲庶人。改元

病亦見端于此矣

文明。且居別殿。不得有所豫。政事皆決于太后。有飛騎十餘人飲于坊曲。一人言嚮知別無勳賞。不若奉盧陵。一人起出告之。座未散。皆捕繫羽林獄。言者斬。餘皆絞。告者除五品官。告密之端自此興。

太后以劉仁軌為西京留守。仁軌上疏。辭以衰老。不堪居守。因陳呂后禍敗之事。以申規戒。太后璽書慰諭之。

太后始御紫宸殿。洛陽宮內朝之殿。

太后御武成殿。在洛陽宮內東北。皇帝豫王也。帥王公以下上尊號。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慘紫紫色之淺者。帳以視朝。

三月太后殺故太子賢

初。太后命將軍邱神勣和之孫。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

以備外虞。風使殺之。至是。神勣逼賢自殺。太后乃歸罪神勣。貶之。而追封賢爲雍王。尋復以神勣爲金吾將軍。

夏四月。太后遷帝于房州。即房陵。注見前。又遷于均州。注亦見前。秋。七月。溫州唐置。今爲府。屬浙江。大水。流四千餘家。括州亦大水。流二千餘家。

八月。葬乾陵。在乾州西北。

賀善贊曰。高宗瀆亂人倫。委政房闥。幾貽宗社之禍。可勝罪哉。

太后以尚書左丞馮元常安陽人。子琮曾孫。爲隴州西魏置。今屬鳳翔府。刺史。

初。元常爲高宗所委。常密言中宮威權太重。宜稍抑損。高宗深然其言而不能用。及太后稱制。四方爭言符瑞。

嵩陽獻瑞石。元常奏言狀涉諂詐。不可誣罔天下。太后不悅。出之。

九月。太后改元。及服色官名。

太后改元光宅。旗幟皆從金色。八品服碧。高宗上元初。敕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深緋。五品淺緋。六品深綠。七品淺綠。八品深青。九品淺青。東都爲神都。尚書省爲文昌臺。僕射爲左右相。六曹爲天地四時六官。門下省爲鸞臺。中書省爲鳳閣。侍中爲納言。中書令爲內史。御史臺分爲左右肅政臺。其餘悉以義類改之。

太后立武氏五廟。通鑑綱目俱作七廟。考唐書武后傳。光宅元年。追尊武氏五代祖爲公。高曾祖考皆爲王。遣使者告五世廟室。裴炎傳。武承嗣請立武氏七廟。炎諫。太后不悅而罷。又武后紀。天授元年九月。改國號周。立武氏七廟。蓋光宅初。本欲立七廟。以裴炎諫。止立五廟。及天授改國。乃于五廟之外。又立周文王及平王少

子武二廟共爲七廟也綱目因仍通鑑原文未及詳考本
史故于是年綱書七廟而目止及五世天授改國目中則
詳記所立之七廟前後似
未明晰今依唐書改正

太后以武承嗣同三品承嗣請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
裴炎諫曰太后母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于所親獨
不見呂氏之敗乎太后曰呂氏以權委生者故敗今吾
追尊亡者何傷乎對曰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
不悅尊五代祖爲公妣爲夫人高曾祖考爲王妣皆爲
妃

英公李敬業起兵揚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淮安王神通子擊之
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會柳州司馬
英公李敬業本眉州刺史坐事貶及弟敬猷盩厔令免官唐之奇給事中貶

括蒼令。駱賓王。貶臨海丞。杜求仁。正倫之姪。以詹事司直。貶黟令。魏思溫。御史被黜。皆失職怨望。乃謀起兵。遂矯詔殺揚州長史。開府庫。赦囚徒。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復稱嗣聖元年。敬業自稱匡復上將。復求得貌類濮王賢者。置之軍中。云賢不死逃至此。令其舉兵。移檄州縣。畧曰。偽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踐元后于翬翟。陷吾君于聚麀。殺姊屠兄。弒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于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太后見檄。問誰所為。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遣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以討敬業。追削其祖考官爵。發冢斲棺。復姓徐氏。

太后殺侍中裴炎以騫味道【騫氏閔子騫之後以字爲氏味道蘭州金城人】爲內史李景諶同平章事

武承嗣與從父弟三思【元慶之子】以韓王元嘉魯王靈夔【二王皆高祖子】屬尊位重屢勸太后因事誅之太后謀于執政裴炎固爭及李敬業舉兵太后問計于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豎子得以爲辭若太后反政則不討自平矣承嗣因使監察御史崔詧【藍田人】言炎有異圖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騫味道鞫之鳳閣舍人李景諶證炎必反劉景先胡元範【申州義陽人】爲鳳閣侍郎明其不反遂并下獄以騫味道檢校內史李景諶平章事斬裴炎于都亭籍沒其家無儋石之儲景先等流貶有差【炎弟子太僕寺丞伷先年十七上封事求

見。曰。陛下爲李氏婦。先帝棄天下。遽覽朝政。變易嗣子。踈斥李氏。封崇諸武。伯父忠于社稷。反誣以罪。戮及子孫。陛下所爲如是。臣實惜之。陛下早宜復子明辟。高枕深居。則宗族可全。不然。天下一變。不可復救矣。太后怒。命于朝堂杖而流之。

李敬業取潤州唐置。今江南鎮江府是。李孝逸擊殺之。

初。魏思溫說李敬業直指洛陽。薛仲璋以不如先取常潤。爲定覇之基。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蒸麥爲糧。伸鋤爲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將兵渡江。陷潤州。思溫謂杜求仁曰。兵勢合則彊。分則弱。敬業不并力度淮。收山東之衆。以取洛陽。敗在眼中矣。敬業聞李孝逸將至。回軍拒之。屯下阿溪。在揚州府高郵州西北。使敬猷逼淮陰。孝逸軍至臨淮。

戰不利。監軍御史魏元忠曰。天下安危。在茲一舉。今大軍久留不進。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以代將軍。將軍何辭以逃逗撓之罪乎。孝逸乃引軍而前。元忠請先擊敬猷。孝逸從之。敬猷走。敬業勒兵阻溪拒守。元忠復言于孝逸。因風縱火。敬業大敗。將走入海。其將王那相斬敬業等首以降。餘黨皆捕得。傳首神都。

胡氏寅曰。元忠智謀。誠爲可用。然其言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舉。夫敬業敗。則武氏愈安。何繫于唐室乎。

太后殺單于道安撫大使程務挺。

初。裴炎下獄。務挺密表申理。至是或譖務挺與炎及敬業通謀。太后遣使即軍中斬之。突厥宴飲相慶。太后以王方翼與務挺相善。流崖州而死。先是。方翼爲安西都護。擊破那史那車簿。

及三姓咽麪等。西突厥遂平。以廢后近屬。竟不錄功。至是遂流死。三姓咽麪。鐵勒別部。

乙酉二年。太后垂拱元年。春正月。帝在均州。劉友益曰。每歲首必書帝所在。存正統也。

三月。太后遷帝于房州。

太后頒垂拱格。

夏。五月。太后制。百官及百姓。皆得自舉。

秋。七月。太后以僧懷義爲白馬寺主。

懷義得幸于太后。太后以爲白馬寺主。懷義。鄂人。本姓馮。名小寶。賣藥洛陽市。因千金公主以進。遂得幸于太后。欲令出入禁中。因度爲僧。又以其家寒微。令與駙馬都尉薛紹合族。紹以季父事之。懷義乘御馬。朝貴皆匍匐禮謁。武承嗣三思。皆執僮僕之禮。懷義多聚無賴少年。度爲僧。縱橫犯法。人莫敢言。御史馮思勗屢以法繩之。懷義遇諸塗。令從者

毆之幾死。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使入宮營造。補闕王

求禮。許州長社人。表請闕之。庶不亂宮闈。表寢不出。

丙戌 三年。太后垂拱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太后歸政于豫王旦。尋復稱制。

太后下詔歸政豫王。綱目于武后稱制後。中宗睿宗日中稱諡以別之。以目從綱。中宗稱帝。睿宗仍稱豫王。知太后非誠心。奉表固讓。太后復臨朝稱制。

二月。辛未朔。日食。

三月。太后置銅匭。受密奏。

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又自以久專國事。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有告密者。給馬供食。使詣行在所。農夫樵人皆得召見。或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

是四方告密者蜂起。有魚保家者。請鑄銅爲匭。以受天下密奏。其器一室四隔。上各有竅。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匭告保家嘗爲徐敬業作兵器。遂伏誅。胡人索元禮。因告密召見。擢爲遊擊將軍。令按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千百人。于是周興長安人來俊臣萬年人之徒效之。興累遷至秋官侍郎。俊臣至御史中丞。皆養無賴數百人。意所欲陷。則使數處俱告之。辭狀俱同。既下獄。則以威刑脅之。無不誣服。又造告密羅織經數千言。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其訊囚酷法。有定百脈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實等號。中外畏之。甚于虎狼。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曰。執事者疾徐敬業首亂唱禍將息姦源遂使陛

子昂文士。陳奏亦有明快處。然當武氏臨朝而以與

立明堂太學爲請讀非狂
狡迪善揣摩耳

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有迹涉嫌疑辭相逮引莫不窮捕考按至有姦人熒惑乘險相誣糾告疑似冀圖爵賞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遂使姦惡之黨快意相讐天下喁喁莫知寧所臣聞隋之末代天下猶平楊元感作亂不踰月而敗天下之弊未至土崩煬帝不悟專行屠戮大窮黨與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爲亂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伏惟陛下念之太后不聽子昂又嘗上疏曰宰相陛下之腹心刺史縣令陛下之手足未有無腹心手足而能獨理者皆不可以不擇也又曰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百姓是也百姓安則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輕其死則天下亂矣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

夏六月太后以岑長倩爲內史蘇良嗣韋待價子挺之爲左右相韋思謙爲納言

良嗣爲相遇懷義于朝堂懷義偃蹇不爲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批其頰懷義訴于太后太后曰阿師當于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

秋。九月。有山出于新豐。

雍州言新豐縣東南有山踊出。太后改新豐爲慶山縣。

江陵人俞文俊上書言。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塞隔而山變爲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爲非慶也。伏惟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禍今至矣。

太后怒。流之嶺外。

丁亥　四年。太后垂拱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夏。四月。太后殺同三品劉禕之。

禕之竊謂鳳閣舍人賈大隱洛州永年人。曰。太后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如反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之。

一太后不悅或誣禕之受金太后命王本立推之本立宣敕示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敕太后怒賜死禕之初下獄豫王爲之上疏申理親友皆賀之禕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臨刑沐浴神色自若草謝表立成數紙。

秋七月突厥寇朔州太后遣黑齒常之擊之。

突厥骨篤祿寇朔州太后遣黑齒常之李多祚擊之突厥散走磧北多祚世爲靺鞨酋長以軍功賜姓得入宿衛常之每得賞賜皆分將士有善馬爲軍士所損官屬請笞之常之曰奈何以私馬笞官兵乎卒不問。

九月虢州人楊初成矯詔募人迎帝于房州太后殺之。

冬十月太后流李孝逸于儋州。唐置今屬廣東瓊州府

孝逸自克徐敬業聲望甚重武承嗣等惡而譖之出爲

將膺閫寄勝敗功罪繫之豈可令人從旁掣肘武氏罷御史監軍未嘗以人廢言乃開元反正于則天政事多所變更而監軍亦復舊制其後浸至委任貂璫匪惟矯枉過正且變本加厲矣刻實以智術予武氏而不推究宦豎典兵流弊尚論未爲折衷

施州(後周置。今湖北施南府是)刺史。至是承嗣誣孝逸自言當有天分。太后以孝逸有功。減死除名。流儋州卒。

太后罷御史監軍。

太后欲遣韋待價擊吐蕃。韋方質奏請遣御史監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閫外之事。悉以委之。比聞御史監軍。軍中事皆承禀。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

大饑。

戊子　五年。(太后垂拱四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太后立崇先廟。

太后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考。命有司議室數。博士周

悰請爲七室減唐太廟爲五室春官侍郎賈大隱奏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百王不易崇先廟室應如諸侯之數國家宗廟不應輒有變移太后乃止

二月太后毀乾元殿作明堂

初太宗高宗之世屢欲立明堂諸儒議其制度不決而止至是太后獨與北門學士議其制諸儒以爲明堂當在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太后以爲遠毀乾元殿以其地爲之以僧懷義爲之使凡役數萬人

夏四月太后殺太子舍人郝象賢

象賢處俊之孫也初太后有憾于處俊會奴誣告象賢反遂族誅之象賢臨刑極口罵太后發揚宮中隱慝自

是法官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

五月。太后加號聖母神皇。

武承嗣使人作瑞石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使人獻之。曰。獲之洛水。太后喜。命曰寶圖。詔當拜洛受圖。以洛水爲永昌水。告謝于郊。御明堂。朝羣臣。命諸州都督刺史宗戚並會神都。先加尊號。

六月。丁亥朔。日食。

河南巡撫大使狄仁傑奏焚淫祠。

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秋。八月。瑯邪王沖。越王貞子。越王貞。太宗子。舉兵匡復。不克而死。

太后遂大殺唐宗室

太后潛謀革命稍除宗室韓王元嘉等內不自安密有匡復之志及后將受圖召宗室朝明堂諸王遞相驚曰神皇欲因此盡收宗室誅之于是元嘉子黃公譔詐爲皇帝（中宗）璽書分告諸王令各起兵琅邪王冲募兵得五千人擊武水（隋縣五代周廢故城在今東昌府聊城縣）不克還走博州（隋置今東昌府是）爲門者所殺越王貞聞冲起亦舉兵豫州（注見前）未幾戰潰自殺初諸王往來相約結未定而冲先發惟貞狼狽應之諸王皆不敢發故敗太后削貞父子屬籍更姓虺氏并欲悉誅韓魯諸王命監察御史蘇珦（藍田人）按之無驗太后召詰之珦抗論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

士。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使周興等按之。乃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黃公譔等于東都。逼使自殺。親黨皆誅。常樂大長公主。高祖女也。下嫁趙瓌。瓌時爲壽州刺史。貞將起兵。遣使告之。公主謂使者曰。李氏危若朝露。諸王。先帝之子。不捨生取義。欲何須邪。大丈夫當爲忠義鬼。無爲徒死也。及貞敗。亦坐死。霍王元軌。江都王緒子元軌。東莞公融。虢王鳳子。高祖孫。皆坐與二王通謀。爲太后所殺。紀王慎。太宗子。獨不與謀。亦坐徙巴州。道卒。慎女東光縣主楚媛。適司議郎裴仲將。相敬如賓。時宗女皆以驕奢相尚。謂楚媛儉素。楚媛曰。自右女子。皆以恭儉爲美。縱侈爲惡。富貴儻來之物。何足驕人。衆皆慚服。及聞慎卒。號慟嘔血。不御膏沐。垂二十年。越王貞之敗也。太后以狄仁傑爲豫州刺史。時貞黨當坐者六七百家。籍没者五千口。仁傑密奏。彼皆詿誤。臣欲顯奏。似爲逆人申理。不言。又乖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仁傑先爲寧州刺史。有德政。及是流者道過寧州。父老迎勞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攜哭于德政碑下。三日而後行。

黔紫餘閏以來所爲悉雖逆理豈僅一明堂之奢僭[illegible]哉是時中宗已徙房州宗室多遭誅戮唐之將爲僞周跡久昭著而循等茨采椽之制亦何關于宗社安危求禮摭拾浮詞殊以文其敢諫庸陋[illegible]

太后拜洛受圖

太后拜洛受圖。豫王及太子皆從。內外百官蠻夷酋長。各依方敘立。文物鹵簿之盛。唐興以來。未之有也。

明堂成。作天堂。

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層。下層法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上爲圓蓋。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四氣。亦爲圓蓋。上施鐵鳳。高一丈。飾以黃金。號曰萬象神宮。又于明堂北。起天堂五級。以貯大像。懷義所作夾紵大像至三級。則俯視明堂矣。以懷義爲威衛大將軍梁國公。侍御史王求禮上書曰。古之明堂。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今者飾以珠玉。圖以丹青。瓊臺瑤室。無以加也。不

報。

己丑 六年。太后垂昌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太后大饗萬象神宮。

太后服袞冕搢大珪執鎮珪爲初獻。豫王爲亞獻。太子爲終獻。謁周國先王。武氏祖父。亦廟祭焉。禮畢御門大赦。布政于明堂。頒九條以訓百官。又尊周忠孝王爲太皇。妣爲太后。墓曰昊陵。順陵。

夏四月。太后殺汝南王煒。蔣王惲子。太宗孫。鄱陽公諲。道王元慶子。高祖孫。等十三人。及天官侍郎鄧元挺。藍田人。

諲謀迎帝中宗。于房陵。以問元挺。煒又嘗謂元挺曰。欲爲急計。何如。元挺皆不應。坐知反不告。同誅。是冬。太后又殺鄭王璥等六人。滕王修琦等六人免死。流嶺南

璥。元懿子。修琦。元嬰子。皆高祖孫。嗣于

蟬下矣

五月。太后以僧懷義為新平軍（注見前。）大總管。討突厥。

懷義行至紫河。（在今歸化城南。）不見虜。刻石紀功而還。（明年。復命懷義北討。尋罷。）

秋八月。太后殺內史張光輔。（京兆人。）

徐敬業之敗也。弟敬真流繡州。（唐置。治常林。故城在今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將奔突厥。為吏所獲。敬真多引海內知識。冀以免死。誣內史張光輔私論圖讖。陰懷兩端。遂被誅。（初。越王貞等起兵。太后遣兵擊之。命光輔節度。光輔久留豫州。多殺無辜。狄仁傑謂曰。亂河南者一越王貞。今官軍暴掠殺人丹野。是一貞死。萬貞生。恨不得尚方斬馬劍加明公頸。雖死如歸耳。光輔奏之。仁傑坐貶。至是敬真誣光輔在豫州時有異圖。遂誅。）秋官尚書張楚金（祁人。道源族孫。）陝州刺史郭正一。鳳閣侍郎元萬頃。洛陽令魏元忠。皆當死。臨刑。太后使馳騎

赦之。當刑者皆喜躍讙呼。元忠獨安坐自如。旣宣赦乃
徐起拜。竟無憂喜之色。遂流嶺南。是日陰雲四塞。旣釋
楚金等。天氣晴霽。初太后問陳子昂爲政之要子昂上疏以爲宜緩刑崇德息兵革省賦役。
撫慰宗室。各使自安。辭婉意切。其論甚美。及楚金等免死。又上疏曰。比者勅免楚金等死。是日初有風雨。變爲景雲。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聖人法天。天亦助聖。今又陰雨。臣恐過在獄官。惟陛下嚴懲酷吏。使天下咸服。豈非至德克明哉。

閏月。太后殺同平章事魏元同。

魏元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
周興素惡元同。誣之曰。元同言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爲
耐久。太后怒。賜死于家。或教之告密。冀得召見自陳。元
同歎曰。人殺鬼殺等耳。豈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自餘

內外大臣。坐死及流貶甚衆。彭州長史劉易從爲徐敬眞所引。就州誅之。易從爲人仁孝忠謹。將刑于市。吏民憐其無辜。遠近奔赴。競解衣投地曰。爲長史求冥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興等又誣武衛大將軍黑齒常之謀反。徵下獄。常之縊死。

冬十一月。太后享萬象神宮。始用周正。

改十一月爲正月。十二月爲臘月。夏正月爲一月。

太后自名曌字。即照改詔曰制。

鳳閣侍郎宗秦客蒲州人。太后從父姊之子。改造十二字照爲曌。天爲而。地爲埊。日爲囗。月爲囝。星爲〇。君爲凬。臣爲恵。人爲𤯔。載爲𡕀。年爲𠡦。正爲𠙺。以獻。至是行之。

除唐宗室屬籍。

從周興之請也。